

非洲诗选

周国勇·张 鹤·编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成都

责任编辑：李 薇

封面、题图、尾图设计：许大成

版面设计：陈 维

非 洲 诗 选

周国勇 张 鹤编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5 字数130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书号：10118·958

定价：1.40元

目 录

“天堂”的歌声

代序

昨天·今天·明天

- | | | |
|----|-----------|--------------|
| 3 | 非洲天堂 | (加纳)F·帕克思 |
| 7 | 如果你想认识我 | (莫桑比克)N·索乌扎 |
| 9 | 非 洲 | (塞内加尔)D·迪奥普 |
| 11 | 在非洲的海滨 | (塞拉利昂)A·尼考尔 |
| 13 | 坦噶尼喀 | (坦桑尼亚)R·夏巴尼 |
| 15 | 感谢您, 上苍 | (象牙海岸)B·戴迪埃 |
| 18 | 在你面前 | (塞内加尔)D·迪奥普 |
| 19 | 回 音 | (南非)M·库奈奈 |
| 21 | 智慧与爱的箴言 | (塞拉利昂)A·尼考尔 |
| 23 | 献给一位黑色舞蹈家 | (塞内加尔)D·迪奥普 |
| 25 | 先辈的声息 | (塞内加尔)B·迪奥普 |
| 28 | 飘渺的呼唤 | (肯尼亚)B·奥古吐 |
| 30 | 神奇的鼓 | (尼日利亚)G·奥卡拉 |
| 33 | 夜 | (安哥拉)A·内图 |
| 35 | 雨 | (几内亚)N·哈里 |
| 37 | 冷 | (津巴布韦)D·布鲁吐斯 |
| 39 | 饥饿人的脸 | (南非)M·姆特夏里 |
| 40 | 穷 人 | (坦桑尼亚)R·夏巴尼 |
| 41 | 从地狱到天堂 | (南非)M·赛罗特 |

44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几内亚比绍)米德莱赛

46 姆夸瓦

(坦桑尼亚)R·夏巴尼

48 马及马及

(坦桑尼亚)Y·卡萨姆

50 安哥拉苏醒

(肯尼亚)J·卡里乌基

51 诗一首

(莫桑比克)J·莱贝罗

53 呵，大地

(马里)S·西索科

55 我们回家来

(冈比亚)L·彼斯特

58 辞 行

(安哥拉)A·内图

60 我们的历史

(喀麦隆)S·迪波科

61 钢琴与羊皮鼓

(尼日利亚)G·奥卡拉

63 从前……

(尼日利亚)G·奥卡拉

66 你笑呵，笑呵，笑

(尼日利亚)G·奥卡拉

69 非洲舞蹈

(津巴布韦)E·马扎尼

71 归家的游子 (埃塞俄比亚)T·嘎波莱—梅辛

74 在虹霓消逝的地方 (南非)R·拉埃夫

75 往镜子里看

(尼日利亚)R·埃古杜

76 我们的世界和月球

■观看第一张从月球拍摄的我们这个世界的照片

(尼日利亚)S·阿马里

78 新生活的祈愿

(津巴布韦)H·卜公

80 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喀麦隆)S·迪波科

日月·山川·风物

85 非洲骤雨

(马拉维)D·卢巴迪里

87 夜 雨

(尼日利亚)J·克拉克

89 风的精灵

(尼日利亚)G·奥卡拉

91 黎 明

(马达加斯加)J·雷倍里伏沙

- 93 归 来 (乌干达)O·奥库里
- 94 落 日 (肯尼亚)A·卡萨姆
- 96 傍 晚 (乌干达)S·卢贝加
- 98 气 诗 (坦桑尼亚)W·卡梅拉
- 101 夜 (尼日利亚)W·索因卡
- 103 早 季 (加纳)K·布鲁
- 104 季 节 (尼日利亚)W·索因卡
- 105 水 花 (坦桑尼亚)Y·卡萨姆
- 107 努恩河的召鱼 (尼日利亚)G·奥卡拉
- 109 在海边 (尼日利亚)O·沃诺迪
- 111 望繁星 (尼日利亚)C·奥基格波
- 113 在北方的集市 (加纳)K·布鲁
- 115 工余随想 (马拉维)D·卢巴迪里
- 116 伊巴达 (尼日利亚)J·克拉克
- 117 鼓 (坦桑尼亚)Y·卡萨姆
- 119 蜘蛛 (马达加斯加)J·雷倍里伏罗
- 120 百足虫之行 (尼日利亚)C·伊考内
- 121 青 蛙 (坦桑尼亚)R·夏巴尼
- 122 蛇 歌 (肯尼亚)J·姆皮蒂
- 124 仙人掌 (马达加斯加)J·雷倍里伏罗

人的凯歌

- 129 人的胜利 (南非)M·库奈奈
- 望雕像
- 131 风中的叶片 (象牙海岸)B·戴迪埃
- 133 空洞的头脑 (塞内加尔)M·福尔
- 134 我们手上的纹路 (象牙海岸)B·戴迪埃
- 136 步 子 (尼日利亚)S·阿马里

- 138 壮美的青春 [南非]M·库奈莱
 139 牧 童 [肯尼亚]O·奥古吐
 141 即将打鸣的雄鸡
 ■致一位青年 [加纳]E·苏赛莱德
 143 短跑家 [肯尼亚]J·安基拉
 144 补 网 [加纳]K·布鲁
 145 我们的错误 [坦桑尼亚]R·夏巴尼
 148 如果这是真的 [乌干达]R·恩蒂鲁
 150 友谊的葫芦 [乌干达]R·恩蒂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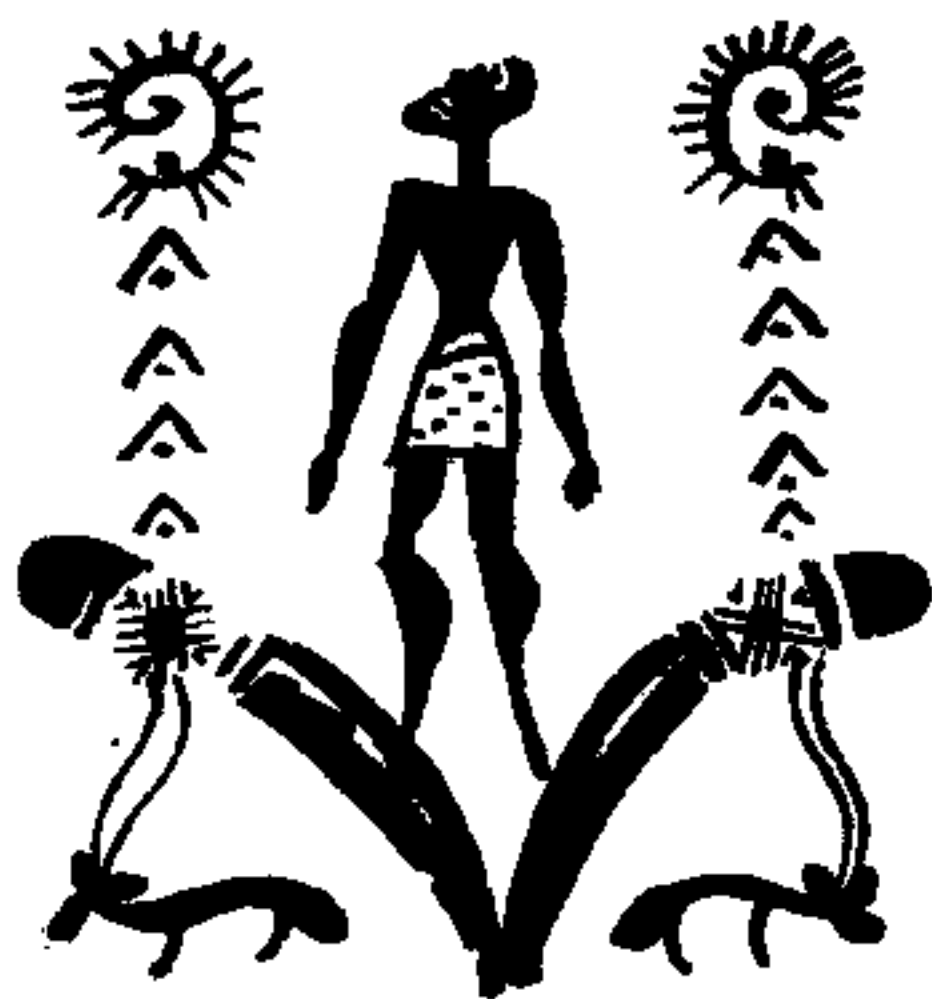
爱的旋律

- 155 情网的眼 [加纳]K·布鲁
 156 我请求你 [乌干达]L·埃拉普
 158 我将念诵你的名字 [塞内加尔]L·桑戈尔
 159 亲爱者 [乌干达]A·克里夫卢波瓦
 161 情 歌 [马里]S·西索科
 163 普通人的情歌 [马达加斯加]F·雷内伊伏
 165 归 来 [安哥拉]A·桑托斯
 167 愁思在心中荡漾 [坦桑尼亚]R·夏巴尼
 169 美妙的时光 [加纳]D·阿纳昂
 170 不要恐慌 [塞内加尔]L·桑戈尔
 172 分离的爱 [尼日利亚]C·奥基格波
 173 合同工的来信 [安哥拉]A·加辛托
 176 村 井 [乌干达]H·巴姿
 179 我的名字在帕依拉象牛角般响亮
 ■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节译 [乌干达]O·帕碧泰克

民歌·童谣

- | | | |
|-----|-----------|-------------|
| 189 | 创世歌 | 夫拉尼民歌 |
| 191 | 命 运 | 达荷美民歌 |
| 192 | 对新月的祈祷 | 布须曼民歌 |
| 193 | 价 值 | 阿卡民歌 |
| 194 | 友 爱 | 松嘎民歌 |
| 195 | 美 | 约鲁巴民歌 |
| 196 | 当我见到爱人的美容 | 阿考里民歌 |
| 198 | 索莎姑娘 | 达荷美民歌 |
| 199 | 你 | 伊格波民歌 |
| 200 | 战 神 | 约鲁巴民歌 |
| 201 | 岔路口的恐怖 | 约鲁巴民歌 |
| 202 | 挽 歌 | 约鲁巴民歌 |
| 204 | 羚 羊 | 约鲁巴民歌 |
| 206 | 大 象 | 约鲁巴民歌 |
| 207 | 弓之歌 | 斯瓦希里民歌 |
| 208 | 行猎歌 | 加蓬民歌 |
| 210 | 小泥塘慢慢流成河 | 约鲁巴民歌 |
| 211 | 摇篮曲 | 加蓬民歌 |
| 212 | 雨不要下 | 约鲁巴民歌 |
| 213 | 小 路 | (肯尼亚)S·恩嘎索 |
| 215 | 荡秋千的男孩 | (南非)M·姆特夏里 |
| 216 | 童年的椰叶 | (加纳)A 毛蒂 |
| 218 | 太 阳 | (塞内加尔)B·迪奥普 |
| 219 | 妈妈, 我怕…… | (南非)N·恩代贝莱 |
| 221 | 诗人与作品索引 | |
| 241 | 译后记 | |

昨天·今天·明天



【加纳】F·帕克恩

非洲天堂

请赐予我黑色灵魂。

黑色的，

或巧克力的棕色，

或者灰土的颜色，

象灰土一样，

比沙砾黄得多。

但如果可能的话，

让灵魂保持黑色，

黑色灵魂。

请赐予我非洲鼓，

三个或者四个

黑色的鼓。

蒙有风尘黑色的

木鼓——

绷着干燥的羊皮。

但，如果您愿意，

让鼓敲响，

“蓬蓬”敲响。

时而震天动地，
时而低回轻奏。
响一些，
再响一些，
轻一些，
再轻一些。
让鼓敲响。
让系着蓝色的珠串的葫芦，
应和伴唱，
时而奔放、恣肆，
时而从容、和谐。
让葫芦随着鼓的音调伴唱。
让木棒敲击铁罐
与鼓点、葫芦合唱：
“铿顿锵铿铿，
铿顿锵铿铿”。
请赐予我歌喉：
普通的噪音，
鬼神的噪音，
女人的高音，
男人的宽宏低音。
(还有新生儿的号哭?)

请让舞蹈者光临，
宽肩膀的黑人
光脚踩踏土地，

半裸的女人
前后晃动。
在完美的节奏里
按着达姆达姆的鼓点，
按着铿锵的鼓击乐，
按着神鬼的嗓音
歌唱，
放声歌唱！
且让夕阳在上空临照，
青青的棕榈在周围摇曳，
再摆上新宰的家禽，
丰盛的红薯。

啊，亲爱的上苍，
如果有空闲的地方，
请允许
观众入场——
黑人、白人
均请光临。

让观众入场，
让他们观赏：
滴血的家禽，
红薯，
棕榈，
还有欢舞的鬼神。

奥多罗考马——我的乐神，
请让观众入场！
请他们聆听：
我们的民歌，
铁罐的敲击乐，
蓝色珠串的音调，
还有那恢宏的鼓点。

特维雷邦——我的爱神，
请求您让观众入场！
让他们沐浴
带着芬芳的夕阳，
沉醉在我们可爱的
非洲天堂！



【莫桑比克】N·索乌扎

如果你想认识我

如果你想认识我
请细细审视，端详
这块黑色的木头
无名的马康戴*兄弟
在北部遥远的地方
以他那充满灵感的双手
砍截、雕刻

这就是我——
镂空的眼眶对主宰生活已经失望
双唇在痛苦中微张
伸出大手一双
在诅咒与恫吓中愤然举起
奴役者凶残的鞭笞
在身躯上镌下了有形无形的创伤
骄傲而又神秘
备受磨难而又魁伟健壮
这就是我——地地道道的非洲

如果你想理解我
来吧
在黑码头工人的呻吟中
在吞佩族的狂舞中
在恰嘎纳族的起义中
来吧，在一支非洲曲穿过黑夜
流溢出奇异的哀伤中
在这非洲的灵魂前
慢慢地弯下腰

不要再打听我
我不是别的，我是肉体的躯壳
那里，非洲的反抗凝聚着
孕育希望的呐喊

★ 马康戴：东非的一个民族，多雕刻艺人。



【塞内加尔】D.迪奥普

非 洲

非洲，我的非洲，
我的祖先，骄傲的武士，
在古老的草原上巡行；
我的祖母，
沿着遥远的河岸歌吟。
非洲，我还没有深深了解你，
但我的眼帘，映着你的血液，
那美丽的黑色血液在田野间流淌。
那是芬芳的汗水，
那是你蒙受奴役的劳苦，
那是你的儿女在蒙受奴役。
非洲，告诉我，非洲，
是你么——那佝偻的背，
那忍辱负重的背？

是你么——这颤抖的有着殷红伤痕的
背，
在正午的公路上甘受鞭笞？
于是，一个声音^{从远方}地回答我：

鲁莽的儿子，对面那棵年轻、强壮的
树，
傲然挺立在白色的枯萎的花丛中，
这才是非洲，你的非洲，
昂然向上生长，
坚韧地向上。
它的果实成熟了，
散发着带有苦涩的自由气息……



【塞拉利昂】A·尼考尔

在非洲的海滨

我站在这里——
镶着白色花边的世界边缘：
我的心如大海般浩瀚。
任你的白灿灿的阳光
洗浴我健壮的褐色身躯。

在我黄色的脚掌下，
我感到你的金色沙砾在沙沙作响。
倘若我失去了这可靠的依托，
倘若这蔚蓝的大海将你的一切席卷，
在月亮的潮汐旁
我该何等孤单。

也许我将你想得过好或过坏，
然而在这时而汹涌澎湃
时而涓涓缓流的潮汐之间
我难以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印象。

可当我怀着爱

再一次面对你——非洲，
从那飘渺的水平线转过身来，
你那青青的群山会使我
心满意足。



【坦桑尼亚】R·夏巴尼

坦噶尼喀

我想清晰流畅地发出
“坦噶尼喀”的字音，
可我的口齿又是多么笨拙！
上帝呵，世界的主宰，
请拯救坦噶尼喀吧，
对我的祈祷，您从未冷漠。

多么贫乏呵，我的诗句，
对于你——祖国，坦噶尼喀，
我的吟咏又如此冗长、繁琐。
我一次又一次地将你呼唤，
是我的天职呵，向你奉献敬意，
仿佛连我的心也屏息静默。

坦噶尼喀——我全部的心灵，
你虽贫弱，我却不将你嫌弃，
对于任何别国，我的心毫无寄托。
它们再好呵，也不过是浮表的装饰，
我安于贫困的祖国，

没有你，我只能在世间零丁飘泊。

我崇敬你呵，祖国，
 爱你那天赋的姿容，灿烂的碧空，
 爱那英烈们的魂魄。
 我也爱遍布大地的矿藏、珍宝，
 就是祖国的空气呵，
 也感到馥郁如玫瑰花朵。

坦噶尼喀，你是我的希望和力量，
 当风雨如晦，夜色迷茫，
 当阴云低垂，狂飙大作，
 我投入你的怀抱，
 犹如鸟儿飞归树上的窝。
 一旦需要献身，我愿赴汤蹈火。

* 坦噶尼喀：坦桑尼亚大陆部分的旧称，意即高原之帆。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002258

【象牙海岸】B·戴迪埃

感谢您，上苍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感谢您，将我造就成
一切悲苦的承担者。
在我的头顶，
压上了整个世界。
我身穿人马神*的外装
自第一个早晨，就承担起这个世界。

白，不过是应景的颜色，
黑，才是每天的色彩。
自第一个傍晚，我就承担起这个世界。

我高兴——
我的头生来就
顶托整个世界。
我满意——
我的鼻子必须
呼吸世界的每一阵风。

1065528

我愉快——
我有这样的双腿
随时准备
跋涉世界的全部炎热。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感谢您，将我造就成
一切悲苦的承担者。

三十六把利剑刺穿过我的心脏，
三十六股火焰烧灼过我的躯体，
我的血液流淌在一切苦难的土地，
染红了白雪。
我的血液流淌在每一个黎明，
染红了大自然。

然而，我依然高兴——
承担起整个世界。

我依然满意——
我有短粗的臂膀，
我有硕长的双腿，
我有敦厚的嘴唇。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白，不过是应景的颜色，
 黑，才是每天的色彩。
 从黎明时分，我就顶托起
 这个世界。

我的笑声在世界上飘散，
 穿过夜晚，开拓白天。

感谢您，上苍，
 你创造了我——
 黑人。

* 人马神：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腿怪物，涅索斯。因要
 奸污赫拉克勒斯（万神之王宙斯和提任斯国王后阿尔克墨涅
 的儿子）之妻伊阿尼拉，被赫拉克勒斯用毒箭射杀。临死前
 他把一件染有毒血的长袍送给了伊阿尼拉，告诉她在丈夫有
 外遇时，给他穿上，这样便可重修旧好。后来赫拉克勒斯穿
 了这件长袍，受尽折磨，被焚致死，此处“人马神的外装”
 暗喻承受苦难。



在你面前

在你的面前，我又发现我的名字——
淹没在离别的痛苦中的名字。

我又发现那双不再迷茫的眼睛，
你的笑象穿破阴影的火焰，
向我显示出非洲的形象。

（昨天还深埋于积雪之下）

我的爱，十年了，

那充满幻想及纷乱思绪的日日夜夜，
那为酒精折磨的不安宁的睡眠，
那使得今天格外沉重的苦难，
那对明天的渴念，

那被抛入无涯的江河的爱。

在你的面前，我又重现了血的回忆。
笑声象项链围绕我们的年华，
我们的年华迸发出新的欢愉。

【南非】M·库索索

回 音

在夏季广袤的山峦之上，
我将托付万物之母——太阳，
以她那长长的倾斜的光线将你捎带。

峡谷缓缓起伏
伴唱着赞美诗，
把银河的光辉洒落在荒漠的原野。

在永恒的地球的影子里
我们将会面；
我躺在那里，编织一年四季。

你将沉醉于亲友们摇摆的舞姿，
他们伴随着交响乐似的笛曲起舞，
连水莲也入迷忘神。

我打开青山的大门，
且让鲁维佐里河的壮阔水面
悄悄地摄下你的身影。

连陆地微微翕动的嘴唇，
（对着利比亚害羞的棕榈）
也会唤醒久久遗忘的年代。

赞比西河的粼粼水波，
将你的名字载在银毯上，
流向遥相呼应的大海。

让我不仅仅将你爱戴，
要不，你生命的精髓
将沉重地压在我的舌头上，
你是如此值得赞美！



【塞拉利昂】A·尼考尔

智慧与爱的箴言

言语如同牡蛎

许多人只见它外表的坚固

明智者将它捧起，打开

居然发现隐藏着珍珠

言语如同闪电

许多人只见它令人胆战的光亮

明智者却驻足、期待

于是，听见轰隆隆的雷声在回荡

言语如同白日的夜来香

许多人只见那一簇簇绿叶

明智者却等到暮色苍茫

于是，看到它吐蕊展瓣、播芳送香

言语如同波峰浪谷

许多人只见它汹涌翻腾

明智者却站在白沙滩上等待

于是，领略到细流涓涓，波平浪静

啊，非洲，当你对我说
你是那样殷切地钟爱我
（啊，你是一块撕裂的、迷乱的、荒芜
的土地
你神奇、难以捉摸的爱如同潮起潮落）
只要你需要，我一定不离开你
我伫立遐想
我屏息沉思

非洲
也许在你的深处
有着隐藏的珍珠在熠熠闪光
有着未来的荣耀
有着夜来香的神奇、甜蜜的芬芳

我沿着你水沫飞溅的海岸漫步
你的言语并不空洞
你的言语终将兑现
我获取了智慧，我期待



【塞内加尔】D·迪奥普

献给一位黑色舞蹈家

黑女子啊——我的非洲的
温暖的传说，
我的神秘的土地，理智的硕果。
你就是舞蹈。
你的舞蹈洋溢着你明快的笑声，
你的舞蹈显示着你健美的前胸
与神奇的力量。
你就是舞蹈。
你的舞蹈诉说着新婚之夜的金色故事，
你的舞蹈激荡着崭新的韵律，
有力的节奏。
黑女子啊——梦幻与星星的凯歌之再现，
你就是旋转的舞蹈。
你以腰肢的神力，展开了新的世界。
你就是舞蹈。
我的周围燃烧着神话，
我的周围燃烧着虚妄的学问。
在你舞步的天国里，

腾起一片片欢乐的烈火。
你就是舞蹈。
在你冲天的火焰里
焚烧伪善的群神。
你是先知的面容——
他在树神前贡献了自己的童贞。
你是包容一切的意念，上古久远的声
音，
骤然驱散了我的恐惧。
你是语言，迸发在
忘却海岸的光的细雨之中。



【塞内加尔】B·迪奥普

先辈的声息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这先辈的声息

逝者永不消亡
他们在笼罩四周的阴影里
他们在消融于白昼的阴影里
逝者呵，并非埋没在地下
他们在，他们在
在飒飒的树丛里
在呜呜的森林里
在淙淙的河水里
在沉睡的渊潭里
他们在，在人群间
在住宅里
逝者永不死去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这先辈的声息
先辈没有消逝
 没有埋没地下
先辈永远不死

逝者永不消亡
他们在妻子的胸怀里
他们在孩儿的号哭里
是火炬焕发新的生命
逝者并非在地下
他们在微墩燃烧的火焰里
他们在闪着泪珠的草丛里
他们在哀风刮裂的岩石里
他们，在森林，在住宅
逝者永不死去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这先辈的声息

这声息天天重申自然法则
我们的命运受法则支配
永不消亡的逝者之命运
受强有力的生命之神支配
在床沿，在河岸
在哀鸣的岩石，呜咽的青草
我们与先辈的声息紧密相连
在明灭不定的阴影里
在战栗的树丛里
在抽泣的森林里
在流水，在静潭
我们与先辈的声息相连
逝者并非埋没地下
逝者永不消亡
生命之神汲取逝者的声息
我们与生命之神相连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这先辈的声息

飘渺的呼唤

我听见甜美的声音及我的心跳。
谁在呼唤？谁在门外呼唤？
是那呼啸的风？风声湮没一切。
从床上的枕头
我听见树叶的飒飒声，
它们在西风中战战兢兢。
我听见清泉在耳语，河水在交谈，
虫儿尖叫，鸟儿鸣啭。
你听见树叶的飒飒声么？
我听见有人在呼唤，
我的心在跳，
在激跳、在剧跳，犹如水泵

声音来自黑暗，
来自森林深处。
打着唢哨的树叶
谁在呼唤？
我听见风中的声音在交谈，
我捕捉着声音，

就象梭子

穿行于回声与耳朵之间。

我听见了树木在说话，

看见它们擦着泪眼，

它们的脚滴着血污。

你没看见树木在走动，

在狂热地蹂躏，舞步翩翩，

闯入了我的思绪之中？

树木在呼叫，然后象

荡桨的船儿，远去的风帆

渐渐地，渐渐地消逝

在远处——

那里，天空的嘴唇亲吻

遥远的大海和群山。

那里，太阳在苍穹里，

默默地退隐。

英雄的声音由近及远

渐渐地消散。

人们感到孤单，

就象一堆木柴

闲置在放假的学校里面。

神奇的鼓

神奇的鼓在我心中敲响，
随着鼓点儿
多少鱼儿在河中摇尾起舞，
多少男男女女在大地翩翩起舞。

但是，她在树后
伫立，
腰围一束绿叶。
她微微笑着，
轻轻晃动她的头。

我的鼓声仍在回响，回响，
激越的拍节
震荡着四周的空气；
激励着生者、逝者
舞蹈、唱歌，
投下纷乱的影子。

但是，她在树后

伫立，
腰围一束绿叶。
她微微笑着，
轻轻晃动她的头。

鼓点随着
世间万物的节奏跳跃。
天空的神眼骤然闪亮，
鼓点召唤着河神、太阳、明月。
树木翩翩起舞，
鱼儿变成了人，
人儿变成了鱼，
万物骤然停止生长。

但是，她在树后
伫立，
腰围一束绿叶。
她微微笑着，
轻轻晃动她的头。

于是，神奇的鼓点在我心中
停歇——
人儿又恢复了人，
鱼儿又恢复了鱼，
树木、太阳、明月
又各就各位，

死者进入地下，
万物又开始滋生繁茂。

她伫立在
树后，
脚下根须萌发、蔓延，
头上绿叶舒展，
一缕缕青烟从鼻孔里飘出。
她笑着，嘴唇微咧，
仿佛幻作一个黑黝黝的孔穴。

于是，我收拾我神奇的鼓，
转身而去，
再也没有击出这么强的音阶。



【安哥拉】A·内图

夜

我生活
在世界的黑暗角落
没有生命，没有灯火

渴望生活
我在街头徜徉
摸索自己的路
陷入了无形的梦幻
踉跄地跌进奴役的网
黑暗的角落
廉耻的世界
那里，意志被磨弱
人为了物质的欲望
迷迷茫茫

我走着，蹒跚地走着
穿过没有光明的
未名的街
充满神秘及恐怖的街

我与幽灵并肩而行
这又黑又浓的夜色……



【几内亚】N·哈量

雨

西风摇动树叶
树叶片片飘零
不幸的非洲
苦难的心
受创伤的心

酷热的太阳焚烧着草原
草原对丰收关闭了大门
被盗窃的收成在粮仓沉睡
哦，饥饿的非洲

一阵阵狂风
破裂的心死一般沉静
毒日炙烤皮肤
大草原尽是荆棘
我阴沉的心在流血

看吧，此刻正下着秋雨
雨水冲断道路

泥泞得叫我举步艰难
迟疑的脚步把我引向何方
何时才能返回故乡

黑檀似的面颊上雨水已净
迎着新生婴儿的啼哭
大海又挺起丰满的胸脯
让风儿在雨中与绿叶一起歌唱吧
我的太阳
将把眼泪灼干



【津巴布韦】D·布鲁吐斯

冷

潮湿、阴冷的水泥地
吮吸我们的光脚

水蒙蒙的黄灯
照在湿漉漉的灰墙上

残草
沾着凌晨三点的露水
黑糊糊的，唯有叶边闪着亮点

我们坐在混凝土上
手指抓起
无糖的面团
送进嘴里

苦役
刻板的路

要么磨练得更刚强

要么麻木，认可现状

灰色的狱吏说什么

“这帮东西
我无暇旁顾”

“他们比野兔更坏
只有枪毙”

头上

星星闪着朦胧的雾光
野花在脚下绽放

我们的脚踝、手腕
套着锁链
串绑一起
长镣叮当

星光闪闪

我们开始艰难地挪步

【南非】M·姆特夏里

饥饿人的脸

我数着——

他手风琴般的胸脯上的肋骨，
仿佛是雕塑家以其饥饿之手，
刻就这嶙峋的瘦骨。

他张望着，闪着发亮的脖子，
只看见似天高的货架，放着甜面包；
灰色的皮肤干燥、紧绷，
犹如医生带着的手套。

他的舌头，时而伸出时而卷缩，
好比一条石龙子*，
将一簇蝇子捕捉。

啊，孩子，
你的空腹就象狮子的巢穴，
白天，黑夜都在吼叫。

• 石龙子：爬行动物，生活在草丛中，捕食小动物。

穷 人

你说的我不信，
简直文不对题。
穷人能有权利？
岂不如同儿戏！
有谁结交穷人？
亲友近邻不理。
孤与苦是伴侣，
人世岁岁如此。



【南非】M·赛罗特

从地狱到天堂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我听到了召唤。
地狱！在那里我默默地啜泣，
然而我期待至今。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来了，象一排波浪。
可是哟，我的脚下沾满沙砾。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我感到如此虚弱，天堂！如此困乏。
但，兄弟，
那是曼库库*的号角么？
地狱！我的灵魂如受鞭笞的肉体
那般疼痛，

然而我忍耐至今。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我来了，象掠过草原的风暴。
可是哟，我面前竖着一堵堵石墙！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我如此恐惧，仿佛一股旋风（一瞬间
么？）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那是杜米尔**的身影？
地狱！我的意志如心脏一般激跳，
难以平静；
而我的遍体鳞伤——何时结痂康复？
然而我依然能走、能干、能笑。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我有一副嗓子，象青山上空的雷电。

可是哟，我的面前有闪着凶光的警察！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感到如此深沉、深沉的失望。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那是索科***的声音么？
地狱呵，天堂！

* 曼库库：传说中的武士，英勇善战。

* * 杜米尔：当地神话中的巨人。

* * * 索科：传说中的祖先的英灵。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城市的灯火在我心头掠过，
但它们的闪光并没有穿透我的心房，
我心灵里仍保持黑色的深度。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我听见血液在奔流，
听见监视黑奴的白鬼
将皮鞭甩响一千回，
他眼里闪着火星，嗓门如闷雷。

我们是沉沉黑夜的儿子。
哦，黑夜，被不寻常的疾呼
撕裂扯碎——
几百年压抑的愤怒
如今化为殷红的鲜血汨汨。

哦，奇异的世态，
哦，城镇的灯光。
你的光明不与我为伴，

在我心灵深处，黑色的大鼓咚咚作响。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姆夸瓦*

那是黎明前的夜晚，
茫茫夜色遮住了视线，
鸡未啼鸣，雾未消散，
姆夸瓦*迎来最光荣的一天。

夸莱乌**刚开始报晓，
德国兵悄悄摸进了城堡。
姆夸瓦镇定自若，布下罗网，
封锁条条去路，岂容敌人潜逃。

举起长矛、盾牌和大刀，
赫赫人如暴怒的狮子腾跃。
德国兵走投无路，溃不成军，
姆夸瓦在激战中壮烈仆倒。

往事越过多少载，
留下的业绩令人缅怀。
姆夸瓦呵，历史的伟人，
英雄的桂冠至今焕发光彩。

生命不以世纪、年月计算。
哪怕只有分秒般的短暂，
英烈的生命伟大、可贵，
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

* 姆夸瓦：坦桑尼亚赫赫族民族英雄，在1891年至1898年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德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最后壮烈牺牲。

** 夸莱鸟：东非的一种鸬鹚类鸟，黎明即啼。



马及马及*

在土屋外，坐在一张小凳上，
大爹缓缓地搔着头，
回忆着，回忆着。
他暗淡的灰眼一眨一眨眺望着远山，
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谈起：
那激起凶祸情感的风烟，
那回响凶兆的树叶儿，
那自由的人们议论救援，
那英勇的武士宣誓参战。
然后，他停顿下来，吸了吸鼻烟：
“德国人——”他摇摇头，耸耸肩，
“是的，他们来了——带着枪，
说真的——许多枪支。”
他的目光缓缓移动，
扫视席地而坐的听众。
他指点着右边的关山：
“山上回响着鼓点，
狂怒的呐喊，
多少天哪，

回响着先祖精灵的呼唤，
震荡着奇异的山岚。”

他双手捧着脑袋，
注视土地，款款开言：

“他开枪了，不是水，不，不是水**！”

他抬起头，满腔愤懑，
颤颤巍巍地挥动老拳：

“死了，我们，都牺牲了。”

大爹的话音落下来，沉默，寂静，黯然。
听故事的人们互相严肃地对看，
不约而同地应和着最后的哀挽。

末了，大爹无力地慨叹：

“德国人来了，又走了，
多少年呵，多少年，
再没有敲响这惊心动魄的鼓点！”

* 马及马及：1891年至1898年坦噶尼喀人民反对德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

** 水：马及马及起义中，一位群众领袖为了动员人民参加斗争，传说枪弹打在身上会变成水。



安哥拉苏醒

他们不再沉睡。
机关枪愤怒地射响，
垂死的呼喊
淹没了他们跳舞的羊皮鼓点。
而明天——
会有明天么？
他们不再沉睡。

觉醒的风从北方吹来，
驱散了苦难生涯的绝望。
他们虽死，子子孙孙
将再一次应召抵抗。

他们并非孤立，
破碎的大陆呼应着他们的呻吟。
压迫者永不能再和平安宁地翻耕那渗血
的大地。
他们不再沉睡……

【莫桑比克】J·莱贝罗

诗一首

来吧，兄弟，
告诉我你的经历。
来——指给我你身上
敌人留给叛逆者的创伤。

来吧，对我说：“这里
我的双手受过伤，
因为它们保卫了
自己的土地、家乡。”

“这里我的身体备受折磨，
因为它拒绝向入侵者屈膝投降。”

“这里我的嘴受过伤，
因为它敢于高唱
祖国人民的自由。”

来吧，兄弟，
告诉我你的经历。

告诉我叛逆者的梦想，
你，你的父亲，祖祖辈辈
在没有阴影幽美可爱的夜晚，
默默地冥思遐想。

来吧，告诉我，这些梦想化为
反抗，
造就了英雄，
夺回了土地村庄。
无畏的母亲，
送儿郎去战斗。

来，告诉我这一切，
我的兄弟。

然后，我将这一切锤炼成简洁的话语，
让孩子们都能理解的话语。
象风一般，吹入每家每户的窗。
象通红灼热的火炭
投在我们人民的灵魂上。

在我们的大地，
枪弹正将花朵催放。

【马里】S·西索科

呵，大地

呵，大地

我将他们——我兄弟的遗体

安放在你温柔的胸脯上

在那瀑布冲刷崖脚的地方

请保护他们

呵，大地

在你的粘土层中保护

我兄弟的遗骨

我将在夜晚

经常去那里悼念

在梦幻的考拉斯琴*上

我的心奏起急速的和弦

而有朝一日，自由的风

在我身后吹拂

在你的群山、沙丘

你的河流、平原吹拂

呵，大地

让自由的风
轻轻摇晃着
我的兄弟——
肉体受到摧残的英雄
他们死去了
而自由得以永生

- ◆ 考拉斯琴：西非流行的民间乐器，有21根弦。



【冈比亚】 L·彼斯特

我们回家来

我们回家来。
从不流血的战争，
怀着空荡的心，
我们的步子充满自豪。
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
我们多次自问：
“被人爱，又遭遗弃
代价是什么？”

我们回家来。
带回誓言，
写在横越天空的
霓虹的彩色里：
为了埋葬。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是为了昨天的罪行
来献放花圈的时候。
夜森森，

时光消溶，
明天于我们似乎陌生。
流水般的鼓点
应和着星星，
森林在呼号——
树丛间
阴暗的太阳闪现。

我们回家来。
当黎明颤悠悠
唱起异国的歌——
死亡进行曲
曾将我们的耳膜刺激。
我们深知苦难与眼泪
取决于旋转的钱币。

我们回家来。
来到青青的山坡
来饱享温暖，聆听和谐的鸟歌；
来到灼热的沙滩
看船儿驶向大海深处
去收获，去晾晒。
雨点儿把人折磨。
历尽艰辛的沙鸥
亲吻着细浪高波。

我们回家去。
穿过闪电，
雷雨
瘟疫、干旱；
发潮的灵魂
萦绕在沙砾路上，
支撑着肉体痛楚的呻吟。
这灵魂对世界无所奢望，
只企求：尊严。



辞 行

我的母亲

（呵，与骨肉分离的黑母亲）

你教我等待，教我期望

象你在那些灾难之日那样

但在我的心中

生活已将神秘的希望扑灭

我不再等待

因为，我恰恰是人们翘首以待的人

希望就是我们自己

你的孩子们

正走向信仰——充实

生命的信仰

我们——荒野里光屁股的孩子

上不起学，玩着破布扎的球

正午的原野

我们在咖啡园里
燃烧自己的生命
冷漠的黑汉子
必须敬畏白人、富人
我们是你土生土长的孩子
电力永远通不到这里
人们酗酒垂死
被死神的鼓乐的节奏所遗弃
你的孩子们

有的挨饿
有的干渴
有的羞于叫你妈妈
有的不敢穿越马路
有的害怕见人

只有我们自己
才是复苏生命的希望



我们的历史

波浪终于涌来
就象驼背的潜水者
带着来自远海的收获奋游

波浪的闪光激起珍珠般的幻象
波峰涌着海岸，将巨轮推得高高
仿佛鲸鱼的尸体在水上浮漂

当阳光在长纓的矛头闪耀
我们的视线也变得恍惚
仿佛在闪电及制胜的枪火中穿行
森林在雷击中燃烧

于是，我们的生活改变了装束
从花豹皮
到假狮的图案
生活象蝴蝶的翅膀被鞭笞
破碎飘零

【尼日利亚】G·奥卡拉

钢琴与羊皮鼓

河边，破晓时分，
我听见丛林的羊皮鼓敲响
神秘的节奏，急切，犷放
如流血的肉体，诉说
萌动的青春及万物之起源。
我看见——

黑豹弓身欲扑，
花豹怒吼腾跃，
猎人们蹲伏着，手中长矛瞄准前方。

我的热血泛起涟漪，化为急流
冲击着岁月
忽而我又回到母亲的怀里吮吸着，
忽而我又沿着小路徜徉。
小路呵，质朴、坎坷，
没有时髦的装饰，摆设
却散发着脚步匆匆的余温，
绿叶与野花丛中
搏动着一颗颗求索的心。

蓦然，我听到抽泣似的钢琴独奏，
眼泪灌注的协奏曲
述说着路途的迷茫，
述说着土地的遥远，
陌生的地平线。
带着充满诱惑感的渐弱、渐强及
配合旋律，却陷入
复杂的迷宫，
中止于乐章的片断中。

在河边，破晓时分，
我迷失于一个时代的晨雾里，
徘徊在丛林羊皮鼓的神秘节奏
与钢琴协奏曲之间。



【尼日利亚】G·奥卡拉

从前……

从前，孩子，
人们总是以心灵欢笑，
以眼睛欢笑。
可现在他们总露着牙床笑，
他们的眼神冷若冰霜，
却在我的影子里寻找。

从前，真的，
人们以心灵握手，
而如今一去不复返了，孩子。
他们虚伪地握手，
那左手却在搜索我的口袋。

“不必客气，这儿就是自己的家”，
“欢迎再来”，他们说。
而当我真的前去做客，
一次，两次，
却没有第三次。
因为这时我发现

门朝我紧锁。

于是，我学到了许多，许多，孩子。

我学会了装扮许多脸孔——

象穿衣服似的：家里的脸孔、

办公室的脸孔、马路脸孔、主人脸孔、

鸡尾酒会脸孔。

我还挂上他们温柔可掬的笑容，

如画像那般死板的笑容。

我也学到了用牙齿笑，

学到了虚伪地握手，

我学着说“再见”，

心中的意思却是再不见；

我说着“见到你很高兴”，

其实满肚子不高兴；

我厌倦了，却说“与你谈得很愉快”。

但，孩子请相信我，

我要的是从前的我。

我要摆脱一切虚伪，

我最渴望再学习，

学习怎样笑。

因为我的笑容

在镜子里只显示出

我的牙齿如蛇一般狰狞。

孩子，告诉我
该怎么笑。告诉我
当我象你这个年纪
曾是怎样地笑。



你笑呵，笑呵，笑

在你的耳际，我的歌
是油路不畅的汽车，
嘶哑干嚎，熄火抛锚。
于是，你笑呵，笑呵，笑。

在你的眼里，我诞生前的步态
掠过你杂乱的想象，十分粗蛮。
于是，你笑呵，笑呵，笑。

你笑我的歌，
你笑我的步。
我跳起了富有魅力的舞蹈，
合着会说话的鼓点，
但你闭上双眼。
你笑呵，笑呵，笑。

我敞开我神奇的心胸，
如天空那般宽广。
你却躲进汽车里。

你笑呵，笑呵，笑。

你笑我的舞蹈，
你笑我的心胸。

你笑呵，笑呵，笑，
但你的笑声冷若坚冰，
冻僵了你的心胸，
冻僵了你的笑声，
连同你的耳朵，舌头和眼睛。

现在该我笑了。
但我的笑并不冰冷，
我对汽车、冰块皆不知晓。

我的笑是苍穹眼里的火，
地球的火，空气的火，
海洋的火，河流、鱼类、动物、树木的火。

它将消融你的心胸，
它将消融你的笑声，
你的耳朵，
你的舌头，
以及你的眼睛。

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疑团

罩住了你的影子，你喃喃问道：

“为何如此？”

我回答：

“因为地球永恒之热力，

通过我们的赤脚

传递给我的父辈及我。”



【津巴布韦】E·马扎尼

非洲舞蹈

哪里去了？年迈的老爹阿婆，
莫非都离开了人世？
这些狂舞的老手！
半裸，半疯，还带四分之一醉意！
水酒刚端上来不沾点滴，
时间唱晚，水酒饮尽。
他们是伟大的酒徒，而又遵从习俗。
如今这一切一去不复返——毁坏了！
我们祖辈的爵士乐，摇摆乐的先声！
我们能干些什么呢？
重寻那些兽皮、木鼓、绳索和羽毛？
我的祖母是一个舞蹈家，
能远跳六英尺的舞蹈家。
还有什么更使我们愉快的？
这粗犷，狂热，充满活力的舞蹈——
而今再也见不着。
而今我们喝桔汁，忘本了。
我们的肌肉、血液、头脑
在渴望自己的舞蹈。

我忘不了我见过的五位姑娘——
她们的乳峰又硬又高，
她们的背脊用牛油涂得发亮，
她们的脚也闪着柔和的光泽。
我目不转睛地瞧呵瞧，
这是非洲舞蹈。

鼓与鼓手哪里去啦？
盛酒的大坛哪里去啦？
哪里去了，那装饰美丽的妇女脸蛋？
我们能让这一切消逝么？
我决不让。我渴望这一切。
我羞涩地告诉我的朋友：

我喜欢这一切。
愿山上的精灵降临，
我们渴望舞蹈、饮酒，
我们是你们的儿女。
来吧，到我们这里来拯救
垂死的传统——
我们祖辈的舞蹈正在奄奄一息！



【埃塞俄比亚】T·嘎波莱一梅辛

归家的游子

不虔诚的陌生人，
你看一看脚下的地方——
这是虹霓里第八调和色：
黑色的土地。
这是月亮的背阴处，
与光明相匹配。
这是一幅油画，
出自上帝的手笔。

不虔诚的陌生人，
脱下你那外国的装束，
感受一下艺术的巨作。
请稳健地走，独个儿走，挺着胸走；
请自由自在地走，赤裸着身子走。
让祖国大地的手
轻轻抚弄你的赤足，
让祖国的气息
在你赤裸的身上亲吻。

被遗忘的陌生人，
你看，你看你脚下的地方——
这正是你的本源：黑色。
这里，你父辈的达姆达姆鼓点
在悚然静寂的峡谷中振荡，
在广袤浩大的群山间摇曳，
在丛林的深邃胸怀里喧响。
走呵，自豪地走。

浪子呵，你听，
听祖先英灵在召唤，
听期待已久的泥土在召唤。
他们欢迎你归来，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鸟儿的歌声里，
可听见你荒疏了的乳名。
风在轻声叙说
你的部族武士的英名，
扑鼻吹来的清风，
飘送着武士的骨灰。
挺着胸走吧，祖先的英灵
欢迎迷途的儿子归来。

兄弟呵，请看一看，
请脱下你外国的装束，
感受这艺术的杰作。
请笑着走，有节奏地走，挺着胸走，

请自由自在地走，赤裸着身子走。
让祖国的手轻轻抚弄你的身体，
让赤裸的体肤吮吸故乡的太阳，
闪耀出黑檀的光芒。



在虹霓消逝的地方

在虹霓消逝的地方，
兄弟，一定有个乐园，
那里，允许唱各种歌曲，
兄弟，我们将一起唱，你和我，
我们将同声唱，
虽然你是白种人，
那将是一支悲壮的歌，兄弟，
我们还不懂它的音调，
一曲难学的音调！
但是，我们可以学呀，兄弟，
再没有黑色的音调，
再没有白色的音调，
有的只是音乐，兄弟，
是音乐，我们要唱的是音乐——
你和我在那虹霓消逝的地方。

【尼日利亚】R·埃古杜

往镜子里看

往镜子里看，
你可以发现：
一个瓷器，半支粉笔，半截木炭；
飘荡的火焰，落下的灰烬。
狮子与山羊，
海龟与绵羊，
山鹰蹲着，与兀鹫相视；
而蛇盯着兔子，
饥鹰缩在小鸡旁虎视眈眈；
干燥的风与豪雨一起嬉戏，
黑夜与白昼在一起晤谈。
每一个物品都在瓷器里
有一个音符，
瓷器中有一架全音阶风琴。

空间与时间在风琴上弹奏，
编织丰富多变的乐曲：
赞美诗、挽歌、交响乐，和声，
爵士乐，摇摆舞曲……

【尼日利亚】S·阿马里

我们的世界和月球

观看第一张从月球拍摄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照片

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站在我旁边，静静地
打量着我。
我静静地坐着，
手里托着：

美国人从月球拍摄的
第一张我们这个世界的照片。
照片清晰地显示了，
这一新月形、白茫茫、云蒙蒙的世界。

我沉浸于想象。
思绪在月球与我们的地球之间徜徉，
想象着我们的世界与月球间的
浩渺的宇宙。

我凝视着，身子微微前倾，凝视着
从月球观察的我们的世界。

我的心在激跳，
在紧缩，
在平稳、肃然地跳着。

我的心在痛苦的迷茫中
喃喃地说：

“这是我们的世界
呵，它腾空悬挂！
这是小小的世界，
这是浅浅的世界，
唯有你和我
才能使这个世界深邃。”

我转身向着孩子。
他们默然无言，
我也默然无言，
他们只是静静地注视我
来把我的思想揣测。
也许是，
他们现在不理解我。
兴许到他们长大的时候，
这个世界和月球
才与他们
离得更近更近。
那还将是人们的宇宙么？
也许是。
而人还将是人么？

新生活的祈愿

看！看那些树木
在新叶与绽开的花朵间欢庆，
仿佛是前天获得了新生……
可雨水在收获季节已停歇了。
这新的生命又从何日萌动？

看！看蛇、知了、甲虫
从漫漫长夜中苏醒。小生物
以新的活力向前跃进。
野草也从
旧日的根须迸发新绿。
仔细地看看，
你周围的死亡与复活，
认识生命吧。

我也是死而复生，
夜里入睡，早晨苏醒，然而
我依然糊涂地似睡非醒，
因为我不能重新获取

来自土壤的新生命，
如同树叶、花朵、青草一般。

你——我们祖先的英灵，
看，世界已经变了。教导我以真理。
我渴望我的根须不再枯萎，
我渴望新生命的根须，在新的世界。
我旧日的根须已被剪除，
上帝，赐我以清水、沃土，让我生长。



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在长河那边的山峦。

虽然，我们会消失，如同风穿过
对峙的巢窠。
我们一定会回来，
就象鸟儿来来往往。

你记得那又圆又大的月亮吗？
碗一般的花朵从云间绽开，
云层象一片黑茫茫的原野
展现在我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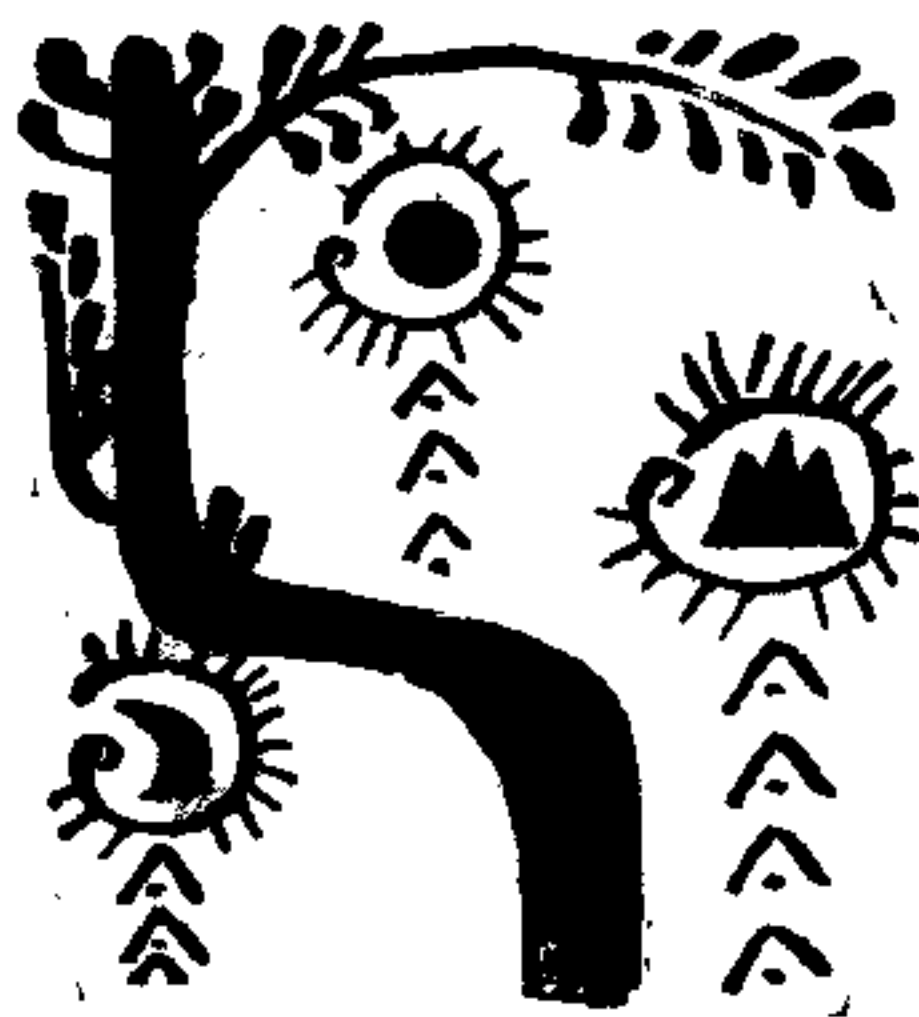
在伊赛莱*
忍饥挨饿的轴泣被淹没，
我们的呼吸与群山的声息融汇一起，
我们在时间的柔软的边际，
驰骋我们的话语，犹如风筝。

傍晚，新的春天诞生，
当天空以新月形的紫丁香的晕轮
给至亲至爱者戴上冠冕。

✱ 伊赛莱：塞内加尔境内一处地名。



日月·山川·风物



【马拉维】 D：卢巴通瓦

非洲雷雨

从西方
云伴着风急骤而来，
翻卷
汹涌
向四处扩散。
就象铺天盖地的蝗虫
旋转着，
上下翻飞、扑腾，
仿佛是狂人在捕风捉影。

孕育生命力的云朵
犹如傲慢的骑士策马奔驰；
继而又汇聚、簇拥在山峦，
好似展开了一张张阴沉沉的羽翼。
风被呼啸而去，
一棵棵树纷纷折腰、让路。

村落里
孩子们欢快的呼喊

在旋风的鼓噪中

起伏回荡。

妇女们

背着婴孩

里里外外地忙，

如痴如狂。

风神呼啸而去，

一棵棵树纷纷折腰、让路。

衣服如破碎的旗帜

飘飞，

露出下垂的乳房。

锯齿形的闪电令人目眩，

在炊烟的焦糊气味里，

在暴风雨的迅猛挺进中，

震颤、爆裂，轰隆隆地回响



【尼日利亚】 J·克拉克

夜 雨

夜里几点钟
我闹不清
只是象有鱼
从深水中受麻醉而浮起
我从睡眠的溪流中
朝天漂浮
没有鸡鸣
但闻清越的鼓声
我想各处
我们的茅屋顶、仓房
喧嚣着急剧的声响
一捆捆庄稼散乱了，闪电掠过椽子
难以想象在我的上空
硕大的雨点急泻横冲
仿佛柑桔或芒果
在风中纷纷下落
更象那些祈祷的念珠儿
散落在木碗、陶罐之中
母亲在我们的小屋和地板上

忙不迭地归拢
屋里黑古隆冬
我却辨出她那纷忙的脚步声
她把箱子、口袋、木桶
搬出雨中
就象从林子里爬出的蚁队
在地板上排列队形
不要瑟缩，但兄弟们请在松散的
席子上翻个身，互相依傍着睡
今夜我们中了符咒
要比猫头鹰、蝙蝠还凶
湿翅膀难于飞翔
它们站着，心中空空
不会扰乱，不，就是天亮了
它们也将匆匆逃匿
让我们翻身仰躺
和着大地的鼓点
在它那亲切的手及大海的手抚慰下
我们将踏实地睡，没有困扰，没有束缚



【尼日利亚】 G·奥卡拉

风的精灵

飞来了，一群鸛鸟飞来，
在沉寂的天空闪着白色的亮点。
它们曾去北方寻觅
更美好的气候安置自己的家园。
那时候，这里正是阴雨连绵。

现在它们回来了，与我作伴。
啊，风的精灵
跨越了众神的禁锢之手，
它们向北、向西、向东，
任意飞翔。

而我却被众神所限，
坐在这块石头上面
观看它们
从日出到日落，充满活力，
穿梭般往返。

于是，一方红红的池塘波动起来，

每一圈涟漪都是天性的呼唤，
每一百万个细胞内涵的渴念。

啊，众神之神，
难道我心中的鸛囚禁在
长发和黑肤里面，
就不能领受祈祷钟
在正午、傍晚的召唤？



【马达加斯加】 J·雷倍里伏罗

黎明

一

你曾见过——黎明偷偷地闯进
夜的果园？
看，在东方的小路上，
茂密的茅叶草开着鲜花，
黎明，她又来了。
白色的乳汁溅满她浑身上下，
就象小牛，久久地吮吸母牛的乳汁。
她那擎着火把的双手，
闪着黑色、蓝色，
仿佛姑娘的嘴唇，嚼着熟莓子。
关在黎明的笼子里的鸟儿
冲了出来，在她的面前飞翔。

二

这第一声鸡叫，
来自东方还是西方？
没有人知晓。
而此刻，星星和黑夜的其它光束，

投射在鸡舍里的雄鸡身上，
它们互相吆唤着，
啼声传进海贝的内壳，
四面八方的啼声遥相呼应。
下海沉睡的黎明，
她回来了。
飞天的云雀带着歌声与她相会，
黎明来了，湿淋淋的沾满露水。

三

所有的星星，
熔炼在时间的坩埚里，
又在大海中冷淬，
结成了多立面的晶体。
一块奄奄一息的岩石，
夜将她的心奉献于这一使命，
她的渴念，
象磨坊的粉末，
在消溶，渐渐地消溶，
犹如风儿吹拂的尘灰，
——夜奇妙地分割着光的棱镜。
夜，这位工匠，
在自己不引人注目的基地上，
树立起这座光的纪念碑。

【乌干达】 O·奥库里

归 来

天正破晓，
在茅屋后面，一束朦胧的光
无畏地行进。
啊！白昼之先驱！
仿佛是烧荒野火灼热的气浪。
蚱蜢纷纷狂跳乱蹦，
石龙子悄然潜行，
旷野里激起一阵阵骚动。
好象是小孩渐渐苏醒。
一只小鸟孤独的长鸣
唤醒了旷野百鸟，
它们的尖喙在探索
顽固而即将隐退的黑暗云朵，
它们的歌声在热望中高升，
激荡，形成急切的合唱。
狂热、眩目的喙向往黎明，
向黎明翱翔，
去解开深深隐藏在大自然
布满皱纹的脸庞及疑惑的眼神之中的谜。

【肯尼亚】 A·卡萨姆

落 日

暖烘烘的气息
在荡漾
落日穿过
绿叶和花丛
散发芳香
留下了行踪
好象是在
窥测的目光监视下
它
将火的鬃毛
埋藏在
脚爪的阴影中
闪着血红的眼神
它悄悄隐入
草丛

鸟儿
惊慌地
叽叽喳喳齐鸣

捕猎者
来了
来占领
黑夜的大本营



傍 晚

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谢世，
全世界为之丧钟频敲。
然而，上帝在地球上的杰作，
却在西方举行了隆重宏大的葬礼。
西方呵，白昼英灵的定时墓地。

从来没有一支凯歌如阳光曲，
那般响彻南北东西。
太阳在燃烧的道路上跋涉，
坠落于壮美的光华里，
又将星星追逐嬉戏。
水与旱土，生与死，
都向着掠空而逝的阳光鞠躬敬礼。

阳光瞬间的消逝引起丛林的骚动，
教堂的钟声频频响起；
在营地，
军号的最后一个音符中
士兵整队犹如群蚁，

忙碌的妇女在高声斥责孩子，
醉鬼象病犬干嚎着往家走。
夜是一把声音嘈杂的吉他。

但是在山上刺槐树林里，
可爱的修女唱着连祷曲，
赞美圣母及其爱子。
神父们象墓地里的路灯杆，
在祷告书前弓腰屈膝。
原野里，蟋蟀振翅尖叫，
还有那闹哄哄的蛙鸣——
它们都在唱一支古老的挽歌：
太阳在西方沉沦。



【坦桑尼亚】 W·卡梅隆

组 诗

一

树叶发蔫儿，
玫瑰花枯谢卷缩。
狗，喘息着，伸出舌头。
一个矮小的影子闪过，
躲在我的腿下。
核桃噼啪开裂。

二

太阳衰老了，
西方在灼烧，象一只昆虫。
影子长长的。
树林间响着清凉的细语，
纺织鸟*在营造巢窠。
“基博”*斐老人披着康加***出来了。

三

你将草坪涂上蜂蜜的颜色，
你转瞬即逝的美啊。

在早晨清新的空气里，
一切总那么和平、宁静、欢愉。

昨夜湿漉漉的水晶，
你哪里去了？
我真想一把捧起来，
到黎明来临时再撒出去。

四

太阳从它东方的摇篮里起身，
象一条变色龙轻轻挪步。
它伸展轻柔的双臂，
环抱那沉静的山谷。
诉说着黎明时的款款细语，
树木互致问候，打着招呼。
疏懒的夜过去了。

纺织鸟扰乱了我的清梦。
从东方的“蛋壳”中，白天“孵化”而
出，
又将冰雪满肩的基博峰再度展现。
在清晨凉爽的空气中，
生活与玫瑰花齐放争艳。
疏懒的夜过去了。

★ 纺织鸟：非洲野外常见鸟类，善搭巢窝。其窝用草茎编织，设计巧妙，开口朝下，以避雨水，由此得名。

★★ 基博：坦桑尼亚境内，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

★★★ 康加：东非民族服饰，两面印花，多用于披肩。



【尼日利亚】 W·索因卡

夜

你的手是沉重的，夜，往我眉头上放。
我没有水银般的心，象云彩一样
敢于承受你精妙的耕犁的分量。

女人象海蛤。在大海的新月上，
我发现你嫉妒的目光熄灭了大海的
荧光，在波涛的不息的
脉搏上跳荡。

于是我站起，渐渐干涸，
象沙子似地，奉献出最后一滴
血液、泪水。

夜，你下雨似地
透过潮湿的繁叶
投下锯齿形的阴影。
然而，我沐浴在你斑驳的细胞之
温馨的氛围之中。丰富的感觉充溢我。
蒙起我的脸，静默，犹如夜贼。

把我藏起来吧，当夜的儿女在追逐地球，
我不要任何声响！这些朦胧的呼唤
却使我落魄。我赤裸着，期待着
在夜悄然诞生之中。



【加纳】 K·布鲁

旱 季

岁月凋谢了；风
吹落了树叶；
人们站在屋檐下，
窃听干燥的冷风的秘密，
窃听半裸的树木的秘密。

茅草高高的，色彩疏淡。
干草闪着稻草的金黄。
尘土飞扬的道路
与各种落叶漂浮的池塘，
与梦幻的岁月的神龛，
形成扭曲的对比。

很快，很快，火
将开始燃烧。
苍鹰将鼓翼盘旋
追逐田鼠，
狗将追逐兔子，
兔子将为了自己的生存拚命逃窜。

季 节

红褐色是成熟，红褐色
与枯萎的庄稼羽毛相映，
花粉是配偶的时光，当燕子
编织羽箭的舞蹈，
在一道道飞动的光线里
穿过一丛丛庄稼。我们爱听
风的迭词，爱听
田野里嘎嚓嘎嚓的声音。
田野间的庄稼叶
象竹片那么扎人。

此刻，我们——收获者
等待穗须变成红褐色，
在黄昏时分投下长长的影子，
且在木柴的青烟里将晒干的茅草
捆扎。果实累累的茎秆
抵御了病菌的朽坏——我们等待
红褐色的希望。

【坦桑尼亚】 Y·卡萨姆

水 花

在暖融融的阳光下
一池碧水憩息，
平静、安谧。
蔚蓝的天空游移在池塘中央，
茵茵的绿色在天边映现，
黄色、红色和紫罗兰色，
斑斑驳驳点缀其间。
池水、花木和天空，
手携着手，和谐、宁静。
“扑通！”水花溅起，
池水震荡，一片浑沌，
水中画面扭曲了，冲散了，
一层层涟漪泛起。
同一圆心的涟漪，
数不清的圈圈，
从池塘的创伤处伸展，远去。
时光流逝，
涟漪淡远，
种种画面又在水面倒映，

平静、安谧
又回到池塘里。
然而那块石头！
那石头，将永远沉落水底。



【尼日利亚】 G·奥卡拉

努恩河的召唤

我听见了你的召唤！
 从远处我就听见，
 听见你的召唤
 从起伏的群山环抱中穿越而来。
 我想再一睹你的面容，
 感受你清凉的拥抱，
 或者在你的河边坐着，
 大口吸进你的气息；
 或象岸树那样，凝视
 我自己的映象在河中展开，
 聆听黎明的嘴唇流出的歌，
 追溯那逝去的年代。

我听见你哗啦啦的召唤，
 听见召唤声远远传来，
 荡起了一个孩子的幽灵。
 他在倾听河岸
 欢呼你的水波轻轻抚摸。

我的河呵又在召唤，
永不停息的水流推动
我的独木船
在既定的航程中顺流而下。
每一个即将消逝的年华，
都带来海鸟的叫唤，
这最后的叫声平息了汹涌的波澜。
独木舟翻身朝天，
它那沉默的幕帘，
被海鸟的鸣叫撕裂成两片。

啊，不可思议的上帝，
莫非未诞生的星星将是我的导航，
引向您最后的召唤？

哦，我的河流之复杂的航程！



【尼日利亚】 O·沃诺迪

在海边

我在海边等待
等待潮汐归来
等待海鸟含一口
从泥淖中叼来的对虾飞来

沙子在我四周燃烧
热气在我脚下蒸腾
土墙噼啪裂开
可是官邸里仍充斥着废话

而我向往在今朝
到农家去作客
傍晚到海边垂钓

但我必须等待
耐心等待
等待阿卡*的归来
他在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之中
在潮水之中安然无恙

撒下先辈的鱼钩
年年岁岁地观望

我将等着他归来
等待潮汐归来
当树干从昔日潮水的淤泥之中
挺起腰来

◆ 阿卡：西非豪萨族的一个部落，曾是一度兴盛的王国。这里象征民族的尊严与荣耀。



【尼日利亚】 C·奥基格波

望繁星

睁开眼睛，将海滩眺望。
 张开，张开，浪子的眼睛，
 仰望天堂，
 繁星将从天而坠。

一个秘密，我没向人的耳朵泄露。
 我泄露给一个孔穴保藏，
 可不要让水淹没。
 一个秘密，我将它种入海沙之中

现在迸发出
 咸腥的白色碎浪。
 在我和礁石上
 龙虾和贝壳
 散发出碘的气味。
 海水少女，
 自然、质朴、练达、大方。

海水的秘密我用海沙掩藏。

雨的阴影

投在太阳炙烤的海滩上，

雨的阴影

投在男男女女的身上。



【加纳】 K·布鲁

在北方的集市

太阳下，
碧绿的辣椒、鲜红的番茄中间，
是那些可爱的科考巴*小伙，
象麻栗树那般壮实、挺拔。
可爱的小伙们，
不太宽的肩上挎着
一张张强弓：
带毒的箭镞
插在皮鞘之中。
他们来买砍刀，
也来向纳罗戈**袒胸的姑娘们
显示健美的身材、音容。

而如今，
集市上寂静、空荡，
小伙们再也不来了，
姑娘们却仍在寻觅、张望，
眼里含着一滴泪珠，
心里怀着一丝幻想……

• 科考巴：尼日利亚部族名。

• • 纳罗戈：网上。



【马拉维】 D·卢巴迪里

工余随想

非洲儿童的清脆笑声，
在苍茫的暮色中
响亮地回荡，
在霉湿的村落里回荡。
傍晚如一张斗篷徐徐飘降，
将一切笼罩于静谧之中。
我从办公室，
疲惫地走出来，
走向我们的村庄。
从砖砌的政府用房，
到我新的流放地。
我不愿闯入
这另一个天地。
我栖息在一股旋风之中，
骑坐在难以捕捉的风暴之上。
哦，让我悄悄地路过村庄，
这清亮的孩子们的笑声在回荡。
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
带着乡土味的欢畅里。

伊巴达*

伊巴达，
匆匆行进着，溅起铁锈
与黄金。
在七座山峰
伊巴达跳荡、散落
如阳光下
打碎的瓷瓶。

* 伊巴达：尼日利亚有名的古城。



【坦桑尼亚】 Y·卡萨姆

鼓

赤足。红土。
鼓声咚咚，
飞出节奏，
肌肉与鼓点合着节拍。
全身大汗淋漓，
充溢着力量，
在摇曳的篝火边闪闪发光。
黑夜是漫长的，
鼓声分外激越，
变化着如痴如醉的表情。
脉搏跳到了鼓点的前面。
鼓声振奋着跳舞的人们，
舞蹈者又使鼓手豪兴满怀。
热情消歇。
气氛平静。
擦一擦尘土与汗水。
但是脉搏仍在急促跳动，
肌肉还绷得紧紧，
鼓声萦回耳际，

万籁溶入漫天飘飞的韵律，
啊！非洲的节奏！



【马达加斯加】J·雷倍里伏罗

蜘蛛

慢吞吞地，
象跛足缓行的母牛，
象健壮魁伟的公牛，
偌大的黑蜘蛛叉开腿脚
从土地里走出来。
爬，爬上了墙壁，
又吃力地倚在树干上，
抽出丝线来捕捉风。
编织上天的网，
凌空扩展它的巢臼。



百足虫之行

头拱地

触角冲天

一串关节伏伏动动

向前推行

推行

从小丘下去

失去的步子又捡回来

呼出的空气又吸进去

向后倒步

又向前推进

稳步行走

走呵走……



【坦桑尼亚】R·夏巴尼

青 蛙

青蛙，青蛙，我想知道，
你为何高兴，为何欢跳？
每逢下雨的时候，
你总在湖边朗朗嬉笑。

你呀，没有要漂洗的衣裳，
也不备肥皂来梳妆；
你呀，连水罐子都没有一个，
喜雨又有啥用场？



【肯尼亚】 J·姆皮蒂

蛇 歌

我没有腿，我没有手，
但我能肚皮贴着地皮匍匐前行。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我没有角，我没有蹄，
但我喷吐我的舌头。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我没有弓，我没有枪，
但我的舌头似闪电迅疾。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我没有雷达，我没有导弹，
但我用我的眼睛瞭望。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一切动作，我灵活自如，
我腾跃，我奔跑，我游泳。
我还喷射

毒液！毒液！毒液！



仙人掌

一只只线条分明的手
托着花朵伸向蔚蓝的天空，
一只只无指的手
任风儿摇撼，岿然不动，
人们说，有个隐秘的源头
来自它们不受污染的手掌。

人们说，在南方边陲，
这隐秘的源头
滋润了无数个部落，游牧的部落，
滋润了成千上万头牧牛。

一只只无指的手
从一个源头萌发伸展，
一只只线条分明的手
为湛蓝的天空加冕。

而这里，当城市的两侧依然葱绿
如森林里掠过的月光，

仙人掌仍孤零零地留在亚莱夫山
如蹲伏的雄牛，犄角凛然向上。
在那山羊望而却步的陡壁，
它隐藏着，保卫它们的源泉，
这些“麻风病人”呵
却将鲜花怒放。

如果你想寻觅夺去它们手指的病根，
那就进入它们故土的洞穴里。
那病根比夜色更隐蔽，
比曙色更神秘，
你与我都难以识别。
是土地的血液、石头的汗水
以及风的精华
在这些手掌中汇合一起，
消融了它们的手指，
绽开了金色的花朵。



人的凯歌



【南非】 M·库桑豪

人的胜利

■望雕像

在雕像的面部，岩石的阴影里，
角度随着人的想象力变幻。

连雕塑家的生命

也在上面旋转。

他曾多少次与鹰的利爪搏击，

哪怕兀鹰傲然挺立，怒眼瞪圆。

他跨越了时限，

使无言者口若悬河，

岁月伴着永恒之声潺潺流过。

逝者复苏，在舞蹈中狂欢。

树叶天天飘落破碎，

但多少个世纪以来，

逝者的躯体依然强健，

他们的脸上依然有闪亮的双眼，

敦厚的嘴唇。

这屹立大地的雕像脸盘，

将转动双眸，在时间的流动中

侧耳倾听正在响起的岁月史诗。

年华与人的时代一起赞叹，
人呵，唯有人创造永恒。



【象牙海岸】 B·戴迪埃

· 风中的叶片

我是人，我有夜的色彩，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树，
春天绽芽的树；
我是树液，
在巨人树的空隙里循环。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他们讨厌的人，
因为我反对陈规旧律；
我是他们嘲笑的人，
因为我反对一切壁垒。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他们议论纷纷的人，
“他？——哼！”

“他”——你可抓不住，摸不着，
象一阵轻风对你吹拂而过。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船长在船尾伫立，
审度那急飞的云朵，
投以人类敏锐有力的目光；
这是一艘不挂帆的船，
在大海上自由滑翔。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人，我的梦
如繁星纷呈。

我的梦，嗡嗡喧闹，胜似蜂群。
我的梦，比孩子的微笑更欢畅，
我的梦，比森林的回音更宏亮。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塞内加尔】 M·福尔

空洞的头脑

一个思想闪进
我的头脑
如此细弱
如此微妙

一个思想忽现
迅捷地
惶恐地
飘来
旋转
展开

一个思想降临
我伸手捕捉
它却轻拂我的手
起飞
从我的指缝间
滑脱

我们手上的纹路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树干的鳞衣
不是平行的线条
不是荷马战斗的伤疤
不是群山中的通道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平原的田埂
不是一条条经线
不是荒野的小路
不是头上的发辫

不，不是——
 眼泪的干渠
 悲伤的壕沟
 仇恨的下水道
 绞刑架的绳索
不是这个或那个
 的一段、一片、一部分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黄色
 黑色
 白色
 不是打仗的阵线
 不是村落的分界
 也不是捆扎痛苦的绳缆

我们手上的纹路
 是生命之路
 命运之路
 心灵之路
 爱情之路

是联结我们
 联结彼此
 是联结生与死的
 纽带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白色
 黑色
 黄色

我们手上的纹路
 是联结我们梦幻芳香的花束

步 子

看，那个孩子

在他母亲身后摇摇晃晃地走着，
母亲的步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无意识。
他加快小小的步子跟着，
他越使劲追赶，
被母亲拉下的距离越大。

生活包容母亲和她的孩子，
共享生活，从生活中有所获取，
对生活也有所奉献。
她风度翩翩地走着，走着，无意识。
她的孩子一直紧紧跟在她身后。

他们决不会平肩而行，
即使平肩也永不相等。
因为生活与自然将他们永远分隔，
人人之中有他人，
但每个人都护存自己的个性，

一位母亲与她的孩子。



壮美的青春

我爱雄狮的孩子
当它们的鬃毛开始丛生
感奋过多少古代英雄
我看见它们的远大前程
当它们向羚羊柔软的颈项俯冲
它们为自己的敏捷迅猛久久地自豪
我赞美它们力的技巧
深知不用多久它们将制死野牛



【肯尼亚】O·奥古吐

牧 童

我们的心眷念
乡村欢乐的日子。
在起伏的绿色牧场，
我们巡游徜徉。

牧牛在草原游荡，
我们热得发慌。
拖着疲乏的步子，
我们来到清冷冷的小溪旁。
笑语朗朗在水中洗浴，
炎热的下午变得如此凉爽。
碧空与飞鸟
倒映在静静的水面上。

我们咕嘟咕嘟地畅饮，
我们晃着树叶闲逛。
放眼那螺旋上升的炊烟，
飘忽在寥廓的地平线上。
哦，地平线上还有

牧牛沿着遥远的山坡游荡。
我们唱呵，跳呵，
痛快地捉迷藏。

大田里有那长着穗儿的玉米，
高高的带着浅黄花粉的玉米。
我们在田里穿行，粉灰洒落全身，
四处寻觅迷路的山羊。
太阳的眼睛如绯红的火炭，
牧牛哞叫，晃着铃铛。
在它们身后，太阳伸出
阴影的手指，细长细长。

那些天真无邪的日子，
是我度过的最好时光。
甚至不聪明的人也有所得！
每个人都有所得。
呵，我们的遐思投下了
影子——昔日的一串串形象。



【加纳】E·苏赛莱德

即将打鸣的雄鸡

■致一位青年

它的喉咙酝酿着打鸣，
这只小雄鸡在轻唱：
的克一咯，的克一咯……

给它一点儿时间。
这只小雄鸡在轻唱：
的克一咯，的克一咯……
脖颈在收缩，
羽毛在耸立，
雄赳赳引而不发，
显示出无言的挑战。

啊，旁观者，请注意，
注意小雄鸡的轻笑。

它很快会放声大笑。
这小雄鸡，
的克一咯，的克一咯

正是“喔喔喔”的前奏。

给它一点几时间。

这小雄鸡在轻唱：

的克一咯，的克一咯……



【肯尼亚】 J·安基拉

短跑家

我听到你的声音，
在芦苇间回响。
我看见你的身影，
在水面上浮荡。
你汗水的清芬，
在风中飘散。
你健美的形体，
在我梦乡里闪现。
我见到你，
在圆溜的山岩上奔跑。
你捧着山果亲吻，
又与牛背鹭*欢笑。
于是，我也撒开双腿迅跑，
可是，我在哪里才能将你追到？

* 牛背鹭：一种常年与野牛、犀牛为伴的小白鸟，以啄食牛背上的寄生虫为生。

补 网

他们用网捕捉了八面来风，
带回家一个丰裕的季节。
那些补网的无形之手，
抚摸着大海的日日夜夜。

网线折断、脱落之处，
是鱼儿饱食的年头。
这儿是捕风的圈套，
那儿是丰裕的门户。

是时候了，在蔚蓝的天空收获，
野茫茫的水天，川流着黑条纹的青鱼，
他们前额的皱纹中闪现鱼影。
现在他们得补网了，
微风正轻轻摇响椰树。

他们父辈的英魂就在椰树上，
英魂的手指在网线上轻奏冥想曲。

【坦桑尼亚】 R·夏巴尼

我们的错误

没有更好的教材，
比得上我们的错误。
击鼓能手也有漏拍的时候，
谁又能不犯错误？
孩子呵，请把我的话，
牢牢记住！

知错早，
不难将错误根除，
调理好事务，
你的成果将更丰富。
且莫后退，放松手中的缰索，
向前进，策马奔赴！

动物进化到人类，
思想发展也有赖于错误。
错误，能促人发愤，
错误，又令人鼓舞。
它使我们混乱模糊的思路，

变得一清二楚。

错误是有益的一课，
每个人都要细细读。
细细读呵，把它读通，
读通它呵，你才会成熟。
有错而不反省，
只能是糊涂加糊涂。

当错误将我们折磨，
造就了多少哲人来拨开迷雾？
为赢得尊严，
我们全力以赴。
最后的成功，
决不将我们辜负。

来吧，早些来吧，
我将错误招呼。
趁着年富力强
何惧犯有错误？
早知错，早改过，
可不要待到老态龙钟，迈不开步！

错误就是财富，
错误使人省悟。
它意味着：

磨炼真正的人格和禀赋
直至我们德行高尚，
不随世俗。



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谈话过多，
那就让我们都沉默，
谛听无言的雄辩。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见闻太多，
那就让我们合上眼睛
注视关在眼帘内的景色。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听得太多，
那就让我们封上耳朵，
聆听那内心的质朴的音乐，
将路边风的喧嚣淹没。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运动太剧烈，
那就让我们象塑像似地挺立，

模仿树木的顽强意志，
运动而不消遥松懈。

——因为哑巴不讲谎言，
盲人不会窥探，
聋子不能窃听，
跛子难以跳跃……



友谊的葫芦

哪里去了，我们在发现中消逝的好奇？
哪里去了，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发现？
哪里去了，我们在联系中淡忘的知识？
哪里去了，我们在大众媒介中丧失的联系？
哪里去了，我们在宣传中疏漏的信息？
又哪里去了，我们在这一切中落空的集体？

到月亮去何其容易，
那里，并没有人类。
数星星又何其容易，
它们不会有什么异议。
但是通向你邻居心灵的路
谁勘察过？
衡量你兄弟头脑的公式
谁发明过？
包孕友谊的葫芦
又在谁家的园子里结果？
你永远不知绝望为何物
除非你失去希望，

你永远不知自己的抱负
除非你亲见别人的幻灭。
和平居留在人的心灵
而不在会议桌旁、代表的签字中，
真正的友谊万世永存——
越受考验越有力量。



爱的旋律



【加纳】 K·布鲁

情网的眼

我们来到了十字路口，
该离别呢，还是随你走？
面对着抉择，我犹豫、犯愁。
可正当我在疑惑的黑暗里，
你却把爱的明灯举起。
于是，从你的脸上，
我看见了一条该走的路。



我请求你

我请求你

不要让我现在就知道

如果你感到对我的爱恋

当我如此强烈地将你思念

请你等着，等到你征服了我的骄矜

佯装不理睬我

我请求你

不要这么热切地看着我

如果你以为你的眼睛会使你淡忘

当你深知那目光会催促时光

请你等着，等到我们的两颗心宁静

然后将你的头伏在我的肩上

我请求你

不要屈从于感情的冲动

等到我们的爱萌生

让我们稍稍安定，向后看

让我们分开，叹息

让我们背对背
让我们暂且分手
各走各的路程
不必犹豫空等
聆听我们最后告别的回声

我请求你
如果你发现
你在我的怀抱里
吻我，使我沉默不语
我还未许下诺言
时间也许会选择虚度
请你等着，等到我们的爱将生命主宰
然后向我伸出手来



我将念诵你的名字

奈蒂，我将念诵你的名字，
我将高声把你朗诵，奈蒂！
奈蒂，你的名字柔和如肉桂，
你的名字是酣睡的棕榈花的芳菲。
奈蒂，你的名字是咖啡树上盛开的
纯洁的白花，
也象大草原正午阳光下怒放的
娇艳的野花。
啊，露水般的名字，
比罗望子树的绿荫更清新，
比炎热消敛的短促的黄昏更清新。
奈蒂，这名字是干爆的旋风，
闪电的沉重掌声。
奈蒂，这是金币、放光的火炭，
你是我的夜晚，我的太阳，
我是你的英雄，我是你的卫士，
我要念诵你的名字。

【乌干达】 A·克里夫卢波瓦

亲爱者

拉卜菠，
说高不太高，
说矮又不太矮，
她是中等个儿。

拉卜菠，
她的牙齿不象柴灰，
也不是玉米面的颜色，
她的牙齿洁白如奶酪。
那个白呀，
我一想她，
连手中的饭团都失落。

拉卜菠，
说黑不太黑，
说棕黄也不太黄，
她的皮肤融化了黑色与棕色。

拉卜菠，

她的脚跟没有干裂，
她的手掌平滑又柔弱，
她的眼睛呵——使多少人倾倒狂热！



【马里】 S·西索科

情 歌

索落，在你欢乐的时辰，
我的索落，在你欢乐的时辰，
你的微笑抚爱着我的眼睛。

我多想成为你的欢乐，
来绽开你那郁金香似的脸庞。
哦，让我陶醉在你的嘴唇上，
让我静默在你的声音里，
哦，让我沉浸在你黑色的眼睛里。

当我的黑姑娘行走时，
我多愿伏在她的脚下，
让我亲吻她的脚，
任我的心受蹂躏。
呵，我的上帝！

当我的黑姑娘打扮起来，
她就是索戈伦——马林凯的公主，
我多想变成她身上的宝石、金鞋。

让我用线，用宝石，用皮革，
在我的手指间，
将她的身子织进最纯洁的钻石里，
编进我闪光的诗篇里。



【马达加斯加】 F·雷内伊伏

普通人的情歌

我亲爱的，
不要象爱你的影子那般爱我。
影子在傍晚就会淡远，
而我愿你昼夜精神焕发，直至鸡鸣三遍。
我亲爱的，
不要象爱辣椒那般爱我。
辣椒在我饥饿的时候，
只会使我的空腹烧伤般难受。
我亲爱的，
不要象爱枕头那般爱我。
枕头只能让我们睡觉时相陪，
而白天却难以幽会。
也不要象爱米饭那般爱我，
饱餐米饭，
你就不再向往生活的其它内涵。
不要象爱喁喁私语那般爱我，
幼听的话很快就会化为青烟。
也不要象爱蜂蜜那般爱我，
蜂蜜虽甜却没什么风味可言。

我亲爱的，
爱我，象爱美丽的梦乡——
 夜间是你的生命，
 白天是我的希望！
爱我，象爱一枚金币——
 在世上从不与我分离，
 即使飘泊异乡，也是忠实的伴侣。
爱我，象爱一只葫芦——
 完好时，用来舀水，
 破碎时，作我吉他的弦柱。



【安哥拉】 A·桑托斯

归 来

一面面无色的旗帜，
在风中摇曳。

一辆卡车奔驰向前，
歌声在唱，
——唱归家的男子汉。

宏亮的歌传向远方，
传向星星点点的茅屋，
那里，母亲们正在翘望。

旗帜——渴望的旗帜，
在风中摇曳。

飘落的歌声追寻
那铺着苇席的地板，
离别的歌犹如
街上的尘土飞散。

摇曳着，摇曳着，
无色的旗帜激荡起多少渴念。

在一个个小镇里，
新生儿的啼哭正在响起。



【坦桑尼亚】 R·夏巴尼

愁思在心中荡漾

你该知道我的景况，
我瘦了，象根绳索那样！
仿佛连气也透不过来，
吃不下呵，睡不香。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你该知道我的景况，
我瘦了，象根绳索那样！
不进食呵，不祈祷，
坐立不安空惆怅。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鸿雁不至呵，
又平添一段愁肠。
不得安寝呵，
整整一月望天亮。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没有了你，我的爱人，
我怎能欢心、开朗？
你也分明知道，
我心绪茫茫，肠断神伤。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加纳】 D·阿纳昂

美妙的时光

在你怀抱里的美妙时光，
我是如此抖颤，
我屏息凝想，
连旷野也
悄然伫立一旁。
歌音婉转的杜鹃
停止了歌唱，
树叶的飒飒声
也渐渐渺茫，
没有一棵棕榈树
还在低吟浅唱，
大海忘记了震天的咆哮。
啊，这美妙的时光！



【塞内加尔】 L·桑戈尔

不要恐慌

不要恐慌，亲爱的

如果我的歌有时候变得阴沉

如果我将苇笛交换哈勒姆*或塔玛琴**

稻田绿色的气息骤变激越的战鼓

我听见了古代神鬼的恫吓

天神的狂怒的炮击

呵，到明天也许，将从此沉默你歌手的

华美歌音

为此，我的节奏才变得如此急促

我的手指在哈勒姆琴上留下血印

也许，亲爱的，明天我将倒下

倒卧在动乱的大地

悲叹你凹陷的眼神

悲叹臼炮下达姆达姆***鼓声阵阵

而你将在黎明时分哭泣

聆听那赞颂你黑色美的灼热的声音

* 哈勒姆：西非民族乐器，主要流行于塞内加尔、马里及几内亚，琴弦两根至五根不等，以三弦最常见。

* * 塔玛琴：西非民族乐器，形似琵琶。

* * * 达姆达姆鼓：非洲羊皮鼓，达姆达姆为其鼓声的谐音。



分离的爱

月亮在我们中间升起
在两棵互相鞠躬的松树间升起

爱情伴随着月亮升起
在我们孤独的茎秆上生存

呵，现在，我们成了影子
互相交臂
却，只能亲吻空气



【安哥拉】 A·加辛托

合同工的来信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写封信，说说
我想见到你的渴望，
我怕失去你的恐惧。
这一切是那么深沉、强烈，
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追逐着我，
一种悲伤紧紧匝着我的生活。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一封说悄悄话的信，
一封怀恋你的信。
我想你，
你的嘴唇鲜红如塔库拉果，
你的头发乌黑如迪劳亚鱼，
你的眼睛温柔如芒果，
你的乳房丰满如马波贵果。
你轻飘飘的步子

还有你的温存，
这一切呵，我如今在这里都无法找寻。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让我回忆我们悄悄相爱的时光，
回忆在高草丛中度过的夜，
回忆你的身影，
回忆月光从一望无际的棕榈林倾泻，
回忆我们狂热的爱
以及分离的悲痛欲绝。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这封信，会使你情泪滔滔，
会使你珍藏，不让你父亲波姆
卜见到，
你母亲基扎也发现不了。
这封信，你读了一定激起回忆，
这封信，一定会使基罗波村的人们惊倒。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这封信，路边的风会捎去，
这封信，腰果树、咖啡树
鬣狗、野牛

大鳄鱼、小河鱼

都会听到。

飞禽走兽、树木花草

同情我们深深的痛苦，

也将互相对唱、叹息、呼号，

传递我这封想写给你的

燃烧的、悲伤的信。

我想给你写封信，

但亲爱的，我不明白：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竟会这样——

我的爱，你不识字呀！

我呢——也令人绝望——我不会写字呀

.....



村 井

这是一口村井

清水悄悄地细语

就在这口井边：

我第一次跟着妈妈，将我小小的葫芦灌
满

就在这口井边

我用清水洗浴，度过多少个美妙的傍晚

这口宁静的村井旁

传说有一个长发鬼魂

中午靠在石头上晒太阳

此刻，我坐在这石头上

一串串难忘而又苦涩的回忆

在心头荡漾

这里

摇响过孩子纯真的笑声

这里

闪烁过神秘交谈的眼睛

这里

多少颗心在胸膛狂跳

就在这村井边

绿叶葱茏的树木浓荫匝地

我第一次见到了她

在红光弥漫的傍晚

我见到她伫立在清风里

见到她呵，我似乎忘记了曾多少次见面

在这村井边

我的眼睛企求爱，我的心如痴似狂

我断断续续地喃喃倾吐

爱的第一句话

双手在她的胸前轻抚

在这口井里

在这口悄声细语的井里

沉默的月亮倒映在水面

带着微笑，倾听我们坚贞的誓言

目睹那使我们屏息，酥软的热吻

暗淡了

仍在耳语的村井，暗淡了

更暗淡了

在悲切的心中黑茫茫

在这口井边
魅力消逝了，记忆仍在萦绕

腐烂的叶簇散发
淡淡的臭气
树上枝条仿佛最
饿兀奇异的爪子
——她死了
我在井边初恋的爱人



【乌干达】 O·帕碧泰克

我的名字在帕依拉 象牛角般响亮

■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节译

想当初，
人们夸我
是顶儿尖儿的姑娘。
我活泼，
我聪明，
既不俗气，也不浪荡。
心眼儿灵活，
手脚儿麻利，
模样儿俊俏，
心性儿爽朗。
我的皮肤柔滑，
就是在月光下也闪闪发亮。

回想起奥考追求我，
那会儿，我胸脯儿高昂。
我走路一跳一蹦，
乳峰上下颤荡。

我抬头迈开大步，
细长的脖子左右摇晃，
好象那非洲百合花
在微风中轻摆怒放。

小伙子叫我“尼亚一迪昂”，
赞美我丰满、健壮
好比牝牛一样。
他们悄悄地歌唱：
“爸爸盖了一间茅草房，
爸爸盖了一间茅草房，
牝牛来了——尼亚一迪昂！”

我是顶儿尖儿的姑娘，
我的名字在帕依拉
象牛角般响亮。
我弹着弓琴
把心爱的人儿赞扬。

我的朋友，我的乡亲，
你们在说些什么？
你们看着我成长。
就在我妈妈住的屋里，
奥考——我的丈夫
这个男人曾经趴在地上！

这牛犊子哭哭啼啼，
为求婚眼泪汪汪，
就象挨饿的小孩子，
盼望着西姆西姆①田里的娘！

天天夜里，他都来
我爸爸住的地方。
哪一夜他不来呀？
哪怕我兄弟的拳头
把他冲撞！

奥考呀，你可记得——
你喜欢我戴长颈鹿尾巴
编成的手钏。
这是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来自遥远的东山上。

我妈的房顶，
用大象草编的花边多漂亮。
爸爸用阿考里②的手艺
盖起了这幢新房。

奥考呀，你崇拜我姐妹的
彩珠项链。
那是妈妈用十根狮鬃
精心串连。

你见到我胸腹上刺的花纹，
惊讶得发颤。
你对我门牙的缝隙
又喜欢得发狂！

我的丈夫，你还有什么可讲？
我的乡亲，请告诉我：
奥考他变成了什么模样？
兴许他长了疔疮？
兴许疔疮已经化脓？
要不索性切开疔疮，
把脓水儿一古脑儿挤光？

我是年轻人里的尖子，
我的风度洒脱、大方，
我的腰身柔软、健康。
我唱着歌儿碾米，
我唱着歌儿打水。
有谁的歌声比我悠扬？
在广场上我独唱，
吐字清晰，歌声甜美，
好比那太阳下山时光
奥基罗鸟^③在歌唱。

万万没有想到，没想到
如今奥考却说

我不过是一只狗，
一只小小的狗，
一只长了癞皮的狗！

奥考嚷嚷
他不再爱我了。
为的是——
我不会弹吉他；
我不喜欢他傻呵呵的舞蹈；
为的是——
我瞧不起
他们在舞厅里跳舞和那伴唱；
我跟不上
唱片里外国歌的节拍。
他还骂我不会调收音机，
只能听斯瓦希里语、乌干达语。
你们评评理，这都是什么话？

我丈夫不愿听我的话，
也不让我讲话，
他把我的路堵死了。
他竖了一道路障，
又不告诉我为啥这样。
他光是吼呵，叫呵，
象屋子里的苍蝇
被人轰赶，四处乱撞，

又停落在垃圾堆上！

我丈夫嚷嚷，
他不再需要
牙齿开缝的女人。
他正和一个野女人勾搭放荡，
这女人满口牙齿一点缝也不露，
活象个囚徒，一副奴才相。

奥考，你捡起白人的装饰，
活脱是一个乞丐。
你学着白人的模样，
装腔作势，分明是个奴才！
难道阿考里人没有装饰？
难道黑人没有风度？

你象个醉酒的汉子
在白人的游乐场里晃，
在白人的娱乐中狂跳乱唱。
难道拉瓦拉^④不是游戏？
难道考奥罗^⑥不是游戏？
难道你的家乡没有娱乐？

你象傻瓜一样
沉迷于白人的舞蹈，
沉迷于外国的乐器。

难道咱们就没有舞蹈？
难道咱们就没有乐器？

在广场上，
你一支歌也不会哼唱，
更谈不上放声独唱。
葫芦瓢你打不出
奥拉克舞^⑥的拍子，
葫芦里的欢快节奏
你更摇不响！

唱起波沃拉歌^⑦，
你迈不开舞步；
你不会敲羊皮鼓，
也不会跳面具舞。
而葬礼舞、军事舞
你会挥舞盾牌么！

所以你转向
白人的舞蹈。
无知、无耻诱发你
崇洋。

也许你还遮掩
瘦骨嶙嶙的胸膛，
遮掩你大腿上的伤疤，

你屁股上的溃疡！

揭开你的毛料西装，
是你隐藏的患病的肚子，
鼓得象怀孕的母羊。

太阳镜

遮住你糜烂的眼皮，
除了留神苍蝇叮上，
还托住了快要眼眶
掉下来的眼珠儿。

- ① 西姆西姆：西非的一种农作物。
- ② 阿考里：乌干达的一个部族，多能工巧匠。
- ③ 奥基罗鸟：非洲一种鸬鹚类鸟。
- ④ 拉瓦拉：乌干达民间游戏，类似捉迷藏。
- ⑤ 考奥罗：乌干达民间游戏，类似踩高跷。
- ⑥ 奥拉克舞：乌干达民间集体舞，一字长蛇形，后者手搭前者之肩。
- ⑦ 波沃拉歌：阿考里族流行的民歌，内容为歌颂本部落历史，常由一人领唱，其余人伴唱。唱波沃拉时，人们常起舞。



民歌·童谣



创世歌

最初最初

世界上只有一滴特别大的牛奶

然后，道达里*来了，创造了石头

然后，石头创造了铁

铁创造了火

火创造了水

水创造了空气

于是道达里第二次降临

他用这五件东西

塑成了人的模样

但是人骄傲

于是道达里创造了盲目

盲目战胜了人

但盲目又变得骄傲

道达里创造了睡眠

睡眠战胜了盲目

当睡眠变得骄傲

道达里创造了担心

担心战胜了睡眠

当担心变得太骄傲
道达里又创造了死亡
死亡战胜了担心
但是当死亡变得更骄傲
道达里又第三次下凡
他来充当古埃诺——永恒的神
于是，古埃诺又战胜了死亡

◆ 道达里：非洲天拉尼族信奉的造物主。



命 运

轻轻地压下来，
噢，我的担子。
轻轻地压下来，
我的船已经吃水，
轻轻地压下来，
我的船快要沉没。
轻轻地压下来，
我向命运的主宰
奉献信守的誓言。



对新月的祈祷

拿去我的脸庞，将你的脸给我！

拿去，拿去我的愁容。

给我，给我你的面孔。

你消逝了，

你从我的眼帘消失，无影无踪，

你又回来，亮开你的面孔。

你沉落，又返回——

让我象你一样

有你的欢容。

你从我的眼帘消失，

又回来了，更有神韵，格外光明。

你可曾应诺我们

死后复活，其乐融融？



价 值

人主宰一切。
我呼唤金子：
金子不作声。
我呼唤花布：
花布不作声。
人主宰一切。



友 爱

大自然的一切互相友爱

嘴唇把牙齿爱

胡须把脸腮爱

所有的小昆虫纷纷集会来相爱



美

红羽毛是鸚鵡的骄傲
绿叶是棕榈的骄傲
白花是绿叶的骄傲
扫净的廊子是户主的骄傲
挺拔的树木是森林的骄傲
飞跑的小鹿是旷野的骄傲
彩虹是天堂的骄傲
孩子是母亲的骄傲
星星和月亮是太阳的骄傲
美与吉祥在骄傲中来到



当我见到爱人的美容

当我见到爱人的美容，
我手中的饭团都会散落，
呵，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姿色。

她的脖子又细又长，我凝视着，
连眼珠儿也不错一错，
呵，我岳母的女儿，请听我歌，
她的脖子象长矛挺拔润泽。

我将她背上的花纹抚摸，
我几乎沉醉了，
呵，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背上的纹络。

我望着爱人牙齿的缝隙，
她的牙齿白如旱季的西姆西姆，
呵，我岳父的女儿，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皓齿颗颗。

雄牛的女儿使我沉醉了，
我一定要娶她做老婆，
真的，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腰肢丰满婀娜。

◆ 美容：非洲很多部族以脖子细长、背刺花纹及牙齿开缝为妇女美的标志。



索莎姑娘

远处的山，将你藏匿
近处的山，在我头上悬系
我该有把大铁锤
把近处的山砸成泥
我该有一对翅膀
飞越远处的山脊



你^{*}

你！

你的脑袋象空空的鼓。

你！

你的眼睛象熊熊的火球。

你！

你的耳朵象鼓风的扇子。

你！

你的鼻孔象黑漆漆的耗子洞。

你！

你的嘴巴象臭烘烘的泥坑。

你！

你的双手象鼓槌。

你！

你的肚子象脏水罐。

你！

你的双腿象木头杆。

你！

你的背脊象山包。

- 此民歌用以讽刺那些游手好闲、贪得无厌之徒。

战 神

他右手杀人，左手破坏。
他左手杀人，右手破坏。
他忽而闯进住宅杀人，
忽而又在野外杀人。
他用铁的玩具将小孩杀害。
他不声不响地杀人，
他杀贼，也杀财物主人。
他杀奴隶主——奴隶逃出来。
他杀住宅的主人——用血涂画心脏。
他是两头尖的针，
他有水，却用血洗涤。



岔路口的恐怖

我向右看——

两百只大象扬起灰土的云朵。

我向左看——

两百头野牛簇拥一起顶着犄角。

我向前看——

两百只纺织鸟腾空翻旋——

“噼里噼喳噼喳噼”。

啊，死神在森林里

穿着黑色大氅。

深夜，象一片云

将大地扣在阴影里。

危险充满每一个方向。

但是勇敢的琴师

能主宰两百只大象。

勇敢的琴师

能抵挡两百头野牛。

勇敢的琴师

能指挥两百只纺织鸟。

挽 歌

猎人死了，
把财富留给他的火枪。
农民死了，
把财富留给他的锄头。
铁匠死了，
把财富留给他的铁砧。
鸟儿死了，
把财富留给巢臼。
你死了，
把我遗弃在黑暗的一角。
如今你在哪里？
你变成山羊
在屋子四周吃草？
你变成蜥蜴
在热烘烘的土墙上纹丝不动？
我要叫你别吃蚯蚓呢，
岂不是让你挨饿受饥？
不管蚯蚓在天国吃什么东西，
你就与它们分食。

死去的肉体可不能受双份罪：
如果没有衣服蔽体，
总还有泥土可以掩埋。



羚 羊

骄傲、淘气的生灵
就象一个小童。
皮肤光溜溜，
小心翼翼地迈步
在柠檬色的草丛。
圆鼓鼓，胖乎乎
好象一位新媳妇。
它的脖子
沉甸甸，好象挂着铜环。
它的眼睛
温敦敦，好象枝头小鸟。
它的头
玲珑得好象小巧的木雕。
它欢蹦乱跳
扬起淡淡的尘雾
好象蝴蝶
煽动翅膀。
它的颈项真长
在贪心的猎人眼里

大 象

大象，可怕的死神！
大象，旷野的精灵！
它一只手就能拔起两棵大树，
要是它有两只手，该把天空撕裂，
象扯碎旧布片。
吃狗的精灵！
吃羊的精灵！
吃棕榈果，吃带刺的枝条，
无所不吃！
四条柱子似的腿踏平青草，
它走到哪里，哪里的草休想直腰……



弓之歌

我赞美我的弓，
山树枝条制作的弓。
我用油脂蹭了又蹭，
这张弓象镜子那般光亮。
我出去打猎，
第一箭射穿蛇的脖颈。

第二箭射穿大象的耳朵，
蛇死象亡，多亏我的弓。
我还击落一只花斑乌鸦，
又把一头奔跑的羚羊射中。

瞧，人们都忙不迭地叫我，
“姆波瓦肖*的儿子
快放下你的弓！
快放下你的弓！”

* 姆波瓦肖：传说中的神箭手。

行猎歌

在夜晚的翅膀下，
在沙沙作响的树林里，
一切都是黑黝黝的，都在快乐地休息
夜空中星儿闪烁烁烁
萤火虫忽闪着朦胧的光粒，
月亮暗淡无光。
幽灵在四处游弋。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在恐怖的森林，树木沉睡，
树叶悄熟无声。
猴子闭上眼睛，在高高的枝条悬挂。
羚羊轻轻地潜行，
一边吃鲜草，一边耸起耳朵，
又抬起头，胆怯地凝神细听。
知了沉默了，停止了恼人的歌声。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在大雨滂沱的森林，
 大公象笨重地走着：蓬！蓬！
 无忧无虑，漫不经心，
 对自己的力量满怀自信，
 大公象，谁能制服它，
 它拔倒一片树林，
 在树堆上走走寻寻。
 它吃着，吼着，翻动树木，
 寻找自己的伙伴们。
 大公象，人们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在无人穿行的森林，只有你，
 猎象人，鼓起勇气，跳跃，追击。
 肉食就在你前面，好大一块肉食。
 这动物行如山移，
 这肉食会使人大振食欲。
 这肉食将熏烤，
 这肉食将充饥。
 血红的肉，将在火上熏烤，
 冒出青烟缕缕。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小泥塘慢慢汇成河

小泥塘慢慢汇成河，
我妈妈的病渐渐没法医。
木头折断了，可以接上，
象牙碎裂了，永远不能攒起。
鸡蛋落地破壳了，
 却透出它的秘密。
我妈妈死了，
 带走了她的秘密。

她远远地走了——
我们找呵，找，不见踪迹。
但是，当你见到羚羊往田里走，
 当你见到羚羊往河边走，
请将你的箭镞留在弓下
 让逝者在安宁中离去。

摇篮曲

睡吧，睡吧，小宝宝，
闭上你的眼睛，睡吧，小宝宝！
夜来了，时辰到了，
到明天，白天才来哩。
睡吧，睡吧，小宝宝！
在你闭合的眼睛上，一天过去了。
你浑身暖洋洋，你醉了吧？
睡吧，睡吧，小宝宝！
睡吧，明天你就长大，又高又壮实。
睡吧，明天你就拿起弓，拿起刀。
睡吧，你会又壮又高，
你会腰杆挺拔，
我却要衰老弯腰。
睡吧，明天是你的，小宝宝，
但妈妈永远是妈妈。

雨不要下

微风是小雨的爸爸，
轻风是大雨的爸爸。
今天呀，雨浇不着我啦！
雨卷起行李远走高飞啦！
噢！小羚羊咩咩叫，
大野牛在咆哮，
野猪呢？肚子咕噜噜响。
准有人说了坏话，
把红毛猴*惹翻啦。

可今天呀，我对红毛猴说了好话，
它不发脾气啦！不发脾气啦！

● 红毛猴：约鲁巴族民间传说中的雨神。

【肯尼亚】 S·恩嘎索

小 路

路呵，从家门伸展开去，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日头西坠，夜幕降临，
鸡回到窝里，孩子恹恹欲睡，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没有柴火，没有油灯，
粮食吃光了，水用完了，
路呵，求求你，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丘陵起伏的路，小石铺满的路，
腻滑的路，泥泞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纸莎草摇曳的路，河网密布的路，
林中穿行的路，蔓草丛丛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弯曲的，简捷的路，

踩得发亮的，刚刚开拓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路啊，我向你请求，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交叉纵横的，枝叶脱尽的路，
荆棘丛生的，桥梁耸起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平坦的路，峡谷的路，
陡峭的路，倾斜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孩子们恹恹入睡了，
夜幕降临，没有柴火，
那盏油灯也不知失落何方。
回家吧，我的妈妈。



【南非】M·姆特夏里

荡秋千的男孩

他慢慢地荡起，
前——后，前——后，荡呀荡。
快了，更快了，
一忽儿升腾，一忽儿飘降。

他那蓝色的衬衣，
在和风中哗啦啦作响，
如同一只破碎了的风筝，
在空中来回飘荡。

世界在他面前旋转：
东变成了西，
北转成了南，
四个方位在脑海里相撞。

哦，妈妈——
哪里是生我的故乡？
什么时候我能穿上长裤？
爸爸又为啥被关进牢房？

童年的椰叶

在我很小的时候，
朱安和法雷德是六岁的“巨人”。
我爸爸，我，还有朱安他们，
拿肥料拌上土
栽下一棵棵椰树，
还用他俩的名字给椰树命名，
椰树长得比我快得多，
我长成大人，
椰树也开花、结果。
就象姐姐的耳环，
树顶盛开金色轻盈的花朵。
我看着它们由黄变绿，
嗨，那果实真象光溜溜的脑壳。
我敲开椰壳喝清汁，
嘟噜嘟噜痛快又解渴。
当晚风吹来，
我倾听椰叶轻声唠叨。
椰叶伴我玩乐，
伴我干活。

呵，悄悄耳语的椰叶
在我童年的梦中摇曳，摇曳……



【塞内加尔】B·迪奥普

太 阳

赤裸裸的太阳——黄黄的太阳
黄灿灿，光溜溜的太阳
泻下金色的波光
浮现在黄色的河面上

赤裸裸的太阳——白白的太阳
白闪闪，光溜溜的太阳
泻下银色的波光
浮动在白色的河面上

赤裸裸的太阳——红红的太阳
红彤彤，光溜溜的太阳
泻下血色的波光
浮跃在红色的河面上

【南非】 N·恩代贝著

妈妈，我怕……

妈妈，妈妈，我怕，
我怕屋子外头的大象。

嘘——我的孩子，那是狗，
是咱家的狗在那儿汪汪叫。

妈妈，狗在夜里能变成大象么？
我怕狗。

嘘——我的孩子，别怕，别出声儿。

（谁坐在黑影里？一截树枝变成了
太阳？谁？）

妈妈，把蜡烛吹灭，
要不，大象会看见咱们醒着
我在黑暗里不哭了，妈妈，
我不哭了。

嘘——孩子，不会出事的。

(谁坐在黑影里？

那截树枝，湿漉漉的，

怎么变成了太阳？谁？

谁在光溜溜的牛槽里躺着？

阴森森、黑洞洞的夜。)

妈妈，我怕——大象，

它现在搧耳朵了，我听到的。

赶走它，妈妈，

妈妈，让它走开，

要不它该把咱们吃了。

啊，我的宝贝，睡吧，睡吧，

这不是大象，是狗——咱家的狗 ●

……妈妈，我怕，

妈妈，连你我都怕……



诗人与作品索引

【尼日利亚】S·阿马里

Samson Amali (1946—)

尼日利亚青年诗人，出生于古城乌普，在伊巴达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也在大学时即开始创作，其诗作题材广泛，思路活跃，清新可读。第一本诗集《诗选》出版于一九六八年。

作品

- 我们的世界和时代 75
- 观看第一张从月球拍摄的我们这个世界的照片
- 步 子 136

【加纳】D·阿纳昂

Dei Anang

加纳诗人，毕业于伦敦大学，现在政府机关供职。代表作品有《非洲拾诗》、《非洲声音》。他的诗对非洲风土人情描绘得有声有色，音乐感较强。

作品

- 美妙的时光 169

【肯尼亚】J·安基拉

Jared Angira (1947—)

肯尼亚诗人，肯尼亚作家协会创始人，出生于维多利亚湖畔基恩姆。曾在内罗毕大学攻读商业，大学期间便从事创作活动，编辑东非有名的文学刊物《智慧》；代表作有诗集《欢乐》(1970)、《沉默的声音》(1972)，他的诗歌形象鲜明，富有非洲色彩，是东非青年诗人中的佼佼者。

作品

【乌干达】 H·巴鲁

Henry Barlow (1929—)

乌干达诗人,毕业于马凯莱莱大学,后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曾担任政府部门的常务秘书(文官最高职务)。他的一些诗歌曾被收入诗选《鼓点》,他在作品中深情地恋念往昔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

作品

村 井

176

【加纳】 K·布鲁

Kwesi Brew (1928—)

加纳著名诗人,出生于凯帕,毕业于加纳大学,曾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诗歌奖。加纳独立后,历任驻英国、法国、德国、苏联、墨西哥、塞内加尔等国大使。代表作为诗集《笑的影子》(1971)。布鲁的诗,题材广泛,有对非洲独立的讴歌,也有对非洲风物的吟咏。明快、质朴,浑厚有力,短小精悍,是其诗作的特色。

作品

旱 季

103

在北方的集市

113

补 网

144

情网的眼

155

【津巴布韦】 D·布鲁特斯

Dennis Brutus (1924—)

津巴布韦著名诗人,出生于索兹伯里,曾因反对种族主义被判苦役十八个月。代表作有诗集《汽笛、钩爪、靴子》(1963)、《给玛莎的信》(1968)等。其作品深沉、遒劲,面对受压迫、受

奴役的现实，诗人没有低沉的喟叹、悒郁的悲吟，表现出敢于斗争的勇气和魄力。

作品

冷

37

【马里】S·西索科

Siriman Cissoko (1940—)

马里著名诗人，出生于马里，现在塞内加尔定居。诗作多刊于《非洲存在》等杂志。其诗自然明净，感情奔放，节奏感强。

作品

呵，大地

53

情 歌

161

【乌干达】A·克里夫卢波瓦

A·Cliff—Lubwa

乌干达青年诗人，生于北方古鲁地区，毕业于师范学校。他的诗作选材、描写，注重于非洲人的形象刻画，文字洗炼、幽默，代表作是诗集《亲爱者及其他》。英国广播公司曾播放过他的部分诗歌。

作品

亲爱者

159

【象牙海岸】B·戴迪埃

Bernard Dadie (1916—)

象牙海岸著名诗人、作家，出生于阿西尼市，曾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就学，从事文学创作，现在政府机关供职。其诗歌代表作品有《非洲昂然挺立》、《岁月的交替》及《五洲的人们》。他还著有民间故事集《非洲的传说》、历史剧《风暴岛》等，其诗作的特色是构思新，立意深，风骨道劲，不拘一格，在西非颇有影响。

作品

感谢您，上苍	15
风中的叶片	131
我们手上的纹路	134

【塞内加尔】B·迪奥普

Birago Diop (1906—)

塞内加尔诗人，出生于达喀尔，大学毕业后在上沃尔特任兽医数年。其诗作深沉、含蓄，具有一定的力度，代表作有《诱惑与闪光》(1960)。

作品

先辈的声息	25
太 阳	218

【塞内加尔】D·迪奥普

Bavid Diop (1927—1960)

塞内加尔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出生于法国波尔多。一九五七年开始任教，讲授文学。三十三岁风华正茂时，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诗歌作品多见于《非洲存在》杂志，代表诗集为《槌击集》。其政治诗热情讴歌非洲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些抒情短章，也写得绚丽多姿、清新奔放。

作品

非 洲	9
在你面前	18
献给一位黑色舞蹈家	23

【喀麦隆】M·迪波科

Mbella Sonne Dipoko (1936—)

喀麦隆诗人、剧作家，生于杜瓦拉，童年时代在祖父农庄里度过，先后在本国及尼日利亚求学，曾任尼日利亚广播公司记者，现在法国“非

洲存在”出版社工作。他主要在《非洲存在》、《过渡》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其诗作想象奇特，构思新颖并富有哲理。

作品

- 我们的历史 60
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80

【尼日利亚】R·埃古杜

Romanus Eguda

尼日利亚诗人，毕业于恩苏卡大学，又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现在恩苏卡大学英文系任教。其诗作曾被选入《英联邦当代诗选》。他的风格明显受象征派影响，意象丰富、新奇。

作品

- 往镜子里看 75

【乌干达】L·埃拉普

Laban Erapu (1949—)

乌干达青年诗人，毕业于马凯莱莱大学，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非洲—加勒比地区文学。诗作多见于东非报刊杂志，其特色是以口语入诗，却写得曲折有致，委婉动人。

作品

- 我请求你 156

【塞内加尔】M·福尔

Malick Fall

塞内加尔诗人、小说家，出生于达喀尔。诗作多见于西非文学杂志，擅长哲理诗，言简意赅，余味隽永。

作品

- 空洞的头脑 133

【埃塞俄比亚】T·嘎波莱—梅辛

Tsegaye Gabre-Medhin (1935—)

埃塞俄比亚诗人、剧作家，出生于亚迪斯亚贝巴，现任海尔·塞拉希一世剧院院长。他的诗作多见于《埃塞俄比亚观察家》杂志，作品里继承非洲传统文化，作品语言凝炼，风格犀利。

作品

月家的影子 71

【几内亚】N·哈里

N·Khaly (1923—)

几内亚著名诗人，出生于科纳克里。他的诗作深沉、含蓄、凝炼，饱和着对非洲的真挚感情。

作品

雨 35

【尼日利亚】C·伊考内

Chidi Ikonne

尼日利亚诗人，擅长民歌体及动物寓言诗，主要在报章杂志发表作品。

作品

百足虫之行 120

【安哥拉】A·加辛托

Antomo Jacinto (1924—)

安哥拉诗人，曾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写下不少战斗诗篇，诗作构思精巧，生活气息浓烈。

作品

合同工的来信 173

【坦桑尼亚】W·卡梅拉

William Kamera (1942—)

坦桑尼亚著名诗人。东非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文学创作及研究工作，现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文学系任职，他主要在东非报刊杂志发表诗作，作品朝气蓬勃，含蓄隽永。

作品

组 诗

98

【肯尼亚】J·卡里乌基

Joseph Kariuki (1931—)

肯尼亚诗人，就学于肯尼亚行政管理学院。诗作洗炼，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意识，讴歌非洲大陆的觉醒。

作品

安哥拉苏醒

50

【肯尼亚】A·卡萨姆

Amin Kassam (1948—)

肯尼亚青年诗人，生于蒙巴萨。十八岁开始创作诗歌，其作品被收入多种非洲诗歌选本，也曾 在肯尼亚、乌干达电台及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放。他的诗明快洗炼，直抒胸臆，单纯中具有变化。

作品

落 日

94

【坦桑尼亚】Y·卡萨姆

Yusuf Kassam (1943—)

坦桑尼亚著名诗人，生于达累斯萨拉姆，毕业于东非马凯莱莱大学。一九六五年荣获英联邦国家艺术节诗歌奖。他的诗，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形象，笔触细腻，诗意隽永。

作品

马及马及

48

水 花

105

【南非】M·库奈奈

Mazisi Kunene (1930—)

南非著名诗人,生于杜巴尔,毕业于纳托尔大学。现侨居英国,从事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他的诗歌感情饱满,形象鲜明,跳跃大,角度不断变换,亦不乏美丽奇特之比喻。一九五六年曾获班图文学竞赛奖。

作品

回 音	19
人的胜利	129
■望雕像	
壮美的青春	138

【乌干达】S·卢贝加

Stephen Lubega (1945—)

乌干达青年诗人,出生于马沙卡地区,毕业于国家师范学院。英国广播公司非洲台曾播诵其部分诗作。他的诗以描绘东非社会风俗而见长。

作品

傍 晚	96
-----	----

【津巴布韦】E·马扎尼

Eric Mazani (1948—)

津巴布韦青年诗人,生于伊尼亚加地区,在大学时代即主编学院的文学期刊,现在乡村小学任教,用英语及当地肖纳语写作。他的作品着力反映非洲乡村的风貌,维护传统文化,同时也形成自己的特色:朴素自然,不事雕饰。

作品

非洲舞蹈	69
------	----

【肯尼亚】J·姆皮蒂

John Mbiti

肯尼亚诗人、民俗学家。毕业于马凯莱莱大学，后又留学英、美。一九六八年以来任马凯莱莱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著作有《阿卡姆巴民间故事选》、诗集《自然和虔诚》。擅作寓言、哲理诗，笔调辛辣而幽默。

作品

蛇 歌

122

【几内亚比绍】米德莱赛

Mindelense

几内亚比绍诗人，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在武装斗争年代创作了不少激昂的战斗诗篇，笔调犀利、感情奔放。

作品

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44

【加纳】A·毛蒂

Adali Mottti

加纳诗人，以儿童诗见长。其作品生活气息浓郁，颇有儿童情趣。

作品

童年的椰叶

216

【南非】M·姆特夏里

Mbuyiseni Mtshali(1940—)

南非当代著名诗人，生于约翰内斯堡。代表作有诗集《牛皮鼓之声》。由于积极从事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曾遭受南非当局监禁。其作品富有民族意识，对人民的苦难饱含同情。对种族主义的罪恶鞭挞有力，诗歌笔调清新，构思别致。

作品

饥饿人的脸
荡秋千的男孩

39
215

【南非】N·恩代贝莱

Njabulo Ndebele

南非诗人，因受南非当局迫害流亡海外。其诗作既有战斗篇章，亦有抒情小品，豪放之中不乏细腻。

作品

妈妈，我怕…… 219

【安哥拉】A·内图

Agostinho Neto(1922—1979)

安哥拉诗人、政治家，出生于贝戈，曾在葡萄牙里斯本攻读医科。四十年代末，与诗人V·克鲁茨等一起发起“让我们来发现安哥拉”运动。一九六〇年当选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哥拉独立后出任总统，一九七九年被暗杀。他的诗多以反抗殖民主义为主题，贯穿着战斗精神，格调激昂，感情真挚，读之令人振奋。

作品

夜 101
辞 行 68

【肯尼亚】S·恩嘎索

Stella Ngatho

肯尼亚青年诗人，曾在肯尼亚学院攻读文学艺术。代表诗作有《小路》、《年轻的树》、《茅屋》等。他的作品讲究铺陈，格调清新，生活气息较浓。

作品

小 路 213

【塞拉利昂】A·尼考尔

Abiosch Nicol(1924—)

塞拉利昂诗人、小说家。少年时代在本国及尼日利亚求学，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曾任塞拉利昂福拉大学校长、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等。他的诗歌、小说曾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发表、出版。他的诗风趣、炼达，富有哲理性。

作品

- | | |
|---------|----|
| 在非洲的海滨 | 11 |
| 智慧与爱的箴言 | 21 |

【乌干达】R·恩蒂鲁

Richard Ntiru(1948—)

乌干达诗人，出生于基索罗地区，在马凯莱莱大学期间，曾编辑大学创作刊物。诗歌作品风格明朗，手法多变，笔调常带有讽刺。他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及广播剧。

作品

- | | |
|--------|-----|
| 如果这是真的 | 148 |
|--------|-----|

【乌干达】O·奥库里

Okello Oculi(1942—)

乌干达诗人、小说家，出生于拉昂地区。成名作为长诗《孤儿》，在东非有相当影响。他的诗明快、简炼，也不乏乡土气息。

作品

- | | |
|-----|-----|
| 归 来 | 165 |
|-----|-----|

【肯尼亚】O·奥古吐

Onyanga Ogutu(1944—)

肯尼亚青年诗人，出生于基苏姆，现在东非出版社工作，常在东非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他

的诗生活气息浓郁，展示出一幅幅当地乡村的风俗画。

作品

飘渺的呼唤	28
牧童	139

【尼日利亚】G·奥卡拉

(Gabriel Okara(1921—))

尼日利亚四大诗人之一，出生于伊卓，毕业于乌莫希亚大学，曾当过印刷装订工，现在东方省新闻机关供职。其代表作品有诗集《渔人的祈祷》(1978)。奥卡拉的诗歌以描写乡土情见长，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注意意象的新奇，颇见功力，并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作品

神奇的鼓	30
钢琴与羊皮鼓	61
从前……	63
你笑呵，笑呵，笑	66
风的精灵	89
努恩河的召唤	107

【尼日利亚】C·奥基格波

Christopher Okigbo(1932—1967)

尼日利亚著名诗人，出生于尼日利亚东部奥乔托地区，毕业于伊巴达大学，曾在尼日利亚政府新闻部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工作。其诗作融汇了非洲民歌的特点，亦注重汲取欧美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法，在非洲诗坛有一定的声望。一九六七年九月死于尼日利亚内战。逝世后出版了诗歌全集《迷宫与雷的道路》(1971)。

作品

望繁星	111
分离的爱	172

【乌干达】O·帕碧泰克

Okot P'Bitek(1931—)

乌干达著名诗人，出生于乌干达北部古鲁地区，曾攻读法律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担任过乌干达民族文化中心主任。其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着力反映了现代非洲社会中，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伦理的冲突所引起的家庭悲剧。其表现手法、语言富有非洲气派，被评论界誉为当代非洲诗歌的杰作。

作品

我的名字在帕依拉象牛角般响亮 179
 ■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节译

【尼日利亚】J·克拉克

John Pepper Clark (1935—)

尼日利亚著名诗人，生于丹尔塔地区，曾在伊巴达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现从事非洲文学研究。代表诗作有诗剧《山羊的歌》、诗集《伤亡》和《潮汐中的苇笛》。他善于捕捉非洲风物的诗情画意，也擅长在诗中寓以一定的哲理。

作品

夜 雨 87
 伊巴达 116

【冈比亚】L·彼特斯

Lenrie Peters(1932—)

冈比亚著名诗人、小说家，出生于贝索斯特，医科大学毕业。曾在英国行医近十年，一九七〇年回国。代表诗作有《诗选》（1964）、《卫星》（1967）。他的诗题材广泛，手法多变，有咏叹，也有欢呼，有旧时代的挽歌，也有新时代的进行曲。

作品

我们回家来 55

【津巴布韦】H·卜泰

Henry Pote(1939—)

津巴布韦诗人，出生于尼嘎农村地区，他从小由祖母抚养，接受教会学校教育，一九六一年开始当教师。他的作品格调高昂向上，有一定感染力，主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

作品

新生活的祈愿 78

【加纳】F·帕克思

Francis Porkes

加纳诗人，曾当过报纸记者，后在加纳电台工作。他主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诗作，作品豪放、热烈，色彩浓烈，节奏感强，《非洲天堂》是经人传诵的名篇。

作品

非洲天堂 3

【马达加斯加】J·雷倍里伏罗

Jean-Joseph Rabearivelo(1901—1937)

马达加斯加现代诗歌奠基人，出生于安塔那那里伏的一个破落的名门望族，十三岁辍学后便开始用法语、西班牙语及当地语言写作。他的诗作想象丰富、开阔，形象鲜明，富有个性，代表作有《茫茫森林》(1927)、《几乎是梦幻》(1934)，后者在艺术上最为成熟，颇有象征主义色彩。

作品

黎明 91
蜘蛛 119
仙人掌 124

【马达加斯加】F·雷内伊伏

Flavien Ranaivo(1914—)

马达加斯加著名诗人，出生于安塔那那里伏

附近的郊区，他自幼生活在农村，深受民间故事及民歌的熏陶，诗作颇有民歌风味。其代表作有《影子与风》(1947)、《日常的歌》(1955)。

作品

普通人的情歌

163

【莫桑比克】J·莱贝罗

Jorge Rebelo(1940—)

莫桑比克诗人，生于洛伦索·马贵斯，毕业于考埃波拉大学。他积极参与民族解放斗争，曾任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新闻书记。他的诗澎湃着战斗的激情。

作品

诗一首

51

【南非】R·拉埃夫

Richard Rive(1931—)

南非著名的小说作家，在开普敦出生，毕业于开普敦大学，现在高级中学讲授英国文学及拉丁文。他的诗作虽不多，但写得精炼、内涵丰富，并表现了作家追求种族平等的理想。

作品

在虹霓消逝的地方

74

【坦桑尼亚】R·夏巴尼

Robert Shaaban(1909—1962)

东非最著名的斯瓦希里语诗人、作家，出生于坦桑尼亚坦噶市郊区，信奉伊斯兰教。诗歌代表作有《非洲人之歌》、《夏巴尼诗选》、《自由之战》等。他的诗质朴、简练，真挚浑厚，哲理性强。东非文学界推崇他为斯瓦希里语桂冠诗人和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开拓者，赞誉“他的创作是东非古典文学的后继和未来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先声。”其

诗作深受东非地区人民的喜爱，经常在电台播放。

作品

坦噶尼喀	13
穷人	40
姆夸瓦	46
青蛙	121
我们的错误	145
愁思在心中荡漾	167

【马拉维】D·卢巴迪里

David Rubadiri(1930—)

马拉维著名诗人。出生于马拉维首府松巴，曾就学于乌干达马凯莱莱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现在马拉维执教。他擅长描绘非洲风物，其诗朴素、淡雅，意境深远。

作品

非洲雷雨	85
工余随想	115

【安哥拉】A·桑托斯

Arnaldo Santos(1936—)

安哥拉诗人，出生于罗安达。诗作细腻，形象感人，感情真挚。代表作品有《夫加》。

作品

归来	93
----	----

【塞内加尔】L·桑格爾

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

塞内加尔诗人、政治家。出生于若亚尔，其父为花生商人，信奉天主教。中学成绩优异，二十二岁便赴巴黎上大学，同时开始文学活动，与圭亚那的达马·马提尼克一起创办《黑人大学

生》杂志。一九六〇年当选为塞内加尔总统，在位二十年政绩卓著，一九八〇年底辞职，潜心文学创作。桑戈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诗作丰富，主要有诗集《阴影之歌》(1945)、《黑色的祭品》(1948)、《埃塞俄比亚拾诗》(1956)、《夜歌》(1961)及《热带雨季书简》(1972)等。他的诗题材广泛，手法多样，既有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也有婉约动人的抒情小品，诗的形式自成一体，多用长句，但颇有节奏感。

作品

我将念诵你的名字 158
不要恐慌 70

【南非】M·赛罗特

Mongane Serote

南非诗人，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作。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涵丰富，音乐性颇强，寄托着对自由独立的向往与追求。

作品

从地狱到天堂 41

【莫桑比克】N·索乌扎

Noémia de Sousa(1927—)

莫桑比克女诗人，五十年代曾积极投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其诗作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笔调清新、细腻，寓情咏志，情真意切。

作品

如果你想认识我

【尼日利亚】W·索因卡

Wole Soyinka(1935—)

尼日利亚著名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地区，毕业于伊巴

达大学，后到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曾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工作。他的代表作有剧本《雄狮和宝石》、诗剧《森林之舞》、诗集《伊丹雷》和《地穴里的梭子》等。他的诗作表现手法隐晦曲折，但不乏生动奇丽的形象，鞭辟入里的警句及耐人寻味的哲理。

作品

夜	33
季 节	104

【加纳】E·苏赛莱德

Efua Theodora Sutherland

加纳著名女诗人，散文作家，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现在加纳大学戏剧系任教。她的作品清新婉约，诗意酣畅，富有非洲色彩，表现了非洲人民创建新生活的信念与奋斗精神。

作品

即将打鸣的雄鸡	141
■致一位青年	

【尼日利亚】O·沃诺迪

Okogbule Wonodi(1936—)

尼日利亚诗人，出生于尼日利亚东部迪奥布地区，毕业于恩苏卡大学。代表作为《伊契凯》。他的诗舒展、奔放，有激情亦有深思。

作品

在海边	109
-----	-----

译后记

一、本书介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亦即习惯所称黑非洲的诗人、作品及民歌，共收入二十一个国家六十位诗人的一百一十三首诗作。北非地区系属阿拉伯文化，与黑非洲文化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另成体系，故该地区的诗歌不在本书选译之列。

二、非洲的国家、民族众多，本书不求面面俱到，而侧重于代表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对蜚声非洲诗坛的代表诗人之名作，均有选译；近年来，不少有才华的非洲青年诗人崭露头角，本书寄厚望于未来，对他们的力作亦提供相当的篇幅。

三、非洲民歌源远流长，清新刚健且饶有情趣。基于我国对其译介甚少，故本书专辑选编二十一首脍炙人口的非洲民歌，以飨读者。

四、本书力求作品体裁、风格多样化。写景抒情，咏物寓意，叙事论世，均择优选译。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增加本书的容量，所选诗歌注重短小精悍，当然也不一概排斥有影响的百行诗。

五、本书译自英文、斯瓦希里文非洲诗歌

选本十一种。尽管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非洲诗歌浩如烟海，本选本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周国勇 张 鹤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